

疫情下的宗教儀式的變動： 以柔佛古廟遊神的網路直播為例（2020-2021）*

莊仁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2020年起Covid-19蔓延全球，對需要大量信眾親身參與的大型宗教活動帶來衝擊，也促成一些大型宗教活動調整儀式並轉向網路直播。馬來西亞的柔佛古廟遊神即為其中一例。

本文以2020至2022年的柔佛古廟遊神為例子，探討宗教儀式在疫情和網路直播的影響之下如何改變。同時也藉此討論在疫情和網路直播的影響下，各個參與者的權力／利發生怎樣的轉變，以及信徒範圍的變化。

2020年疫情不嚴重，因此遊神儀式變化不大，民眾仍被允許參與部分儀式。但自2021年初疫情日趨嚴重，導致遊神儀式大幅變動，民眾因遊神閉門舉行而無緣參與。2022年馬來西亞的防疫政策逐漸鬆綁，一些儀式有所恢復，但仍採取限制人數等措施。

從遊神儀式這三年的變化可得知主要有三：一些以往很重要的儀式因直播而進一步被突顯，但也有些儀式被邊緣化。即使儀式改變，主辦者仍透過儀式和直播展演權力。其中主辦者的新山中華公會的權力擴大，但五幫會館、一般民眾／信徒的權力和權利則限縮。最後，許多人可透過直播參與遊神，因此主辦方藉此主動把所有的觀看者納入信徒範圍之內，透過虛擬空間擴大信徒範圍。

投稿日期：2021年12月30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2年11月3日

* 由於修改時加入2022年的遊神情況作為比較，因此題目並未更動，但內容則延伸至2022年。非常感謝容世誠和林敬智兩位老師對於此研究的指點與啟發，莫家浩博士分享個人對柔佛古廟遊神的知識與見解，馬木池老師、劉開量先生、陳萬誠先生、羅偉建先生對於儀式中的諸多方言的翻譯，林美容與蔡志祥兩位老師對於其著作譯名的指點，以及匿名審查人對於文章的諸多修改意見。還有許許多多在研究古廟遊神時遇到的諸位朋友（特別是新山客家公會的叔伯兄弟們），以及一些不便稱呼，但在研究過程中幫助甚多的諸位朋友。

過去的研究主要以中國、香港和台灣的個案為討論對象，但是新山的柔佛古廟遊神是在兩岸三地以外的地區，可從中看到大中華區以外的華人宗教活動如何體現地方權力和社會秩序。此外，從古廟遊神中可看見宗教、權力和空間三者的關聯與互動，因此未來藉由對宗教空間的討論，將進一步擴大對於宗教活動及其體現的權力的理解。

關鍵詞：柔佛古廟遊神，儀式，權力，信徒範圍，空間

一、前言

2020年初，Covid-19在中國武漢爆發，進而席捲全球並影響世界各地至今。病毒所到之處，不但導致國境封閉，並且政治、經濟與社會也深受影響，對宗教與文化活動等造成打擊，例如2020年的東京奧運就因為病毒而延遲一年舉行。

為了防止病毒傳播，各國政府都嚴禁眾人密集一處與近距離接觸。由於許多宗教活動要求信徒聚集與近距離接觸，所以許多宗教活動被迫暫停、轉往在網路直播進行，或採取嚴格管控人數的方式進行。遊神活動的眾多儀式環節往往要求大量信徒直接參與，但因為疫情影響與政府限制，促成過往延續已久的傳統遊神方式必須改變。其中柔佛古廟遊神的變化為其中一例。

馬來西亞新山的柔佛古廟遊神是當地華人社會每年舉行的大型活動。但是隨著疫情爆發，導致遊神活動有所改變。在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由於馬來西亞疫情尚不嚴重，因此改變不大。許多儀式照常舉行，但其最重要的環節——夜遊，不採取以往信徒抬轎的方式，而改以把神轎放在卡車上巡遊。2021年遊神舉行時，由於馬來西亞的疫情高居不下，因此改以閉門的形式進行。在神明不出廟門以及管控人數的情況下進行遊神，同時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讓不能參與遊神的信徒得以用另一種形式參與。雖然到了2022年有些儀式得以恢復舉行，但是仍然有所限制，並且繼續透過直播放送遊神儀式，讓無法或不方便到場的人仍可參與。

這一轉變，可看見宗教儀式如何因應疫情而改變，以及疫情如何使得新媒體對宗教有更大的影響。藉著這些宗教儀式的改變，可看見這一宗教場域中的行動者之間的權力／利變動，以及信徒範圍的擴大。

網路等新媒體對於宗教有莫大影響，並引起學者們的關注。¹自1990年代網路走入一般家庭時，宗教活動也隨之在網路出現。這時網路宗教活動主要集中在教義解釋與宗教資訊的流通，這不但有助於移民團體藉由網路維繫

1 例如Heidelberg Journal of Religions on the Internet，就是一份討論宗教在網路上的活動的數位學術期刊。在其第一期中，就有討論宗教與網路的關係，以及如何進行研究（Helland 2005）。

宗教情感 (Krueger 2004)，甚至因此影響宗教教義的解釋與傳播 (Krüger 2007)。當網路日漸發達，宗教活動與儀式開始透過網路進行。例如在日本可透過網路進行安撫亡嬰的儀式 (Jekel 2002)；在Covid-19肆虐期間，新加坡天主教會透過網路進行主日學的教學與禮拜活動。到了現今網路通訊軟體成為主流時，信徒從最初可透過電話取代親自上門來問事，變成今日可透過Line來問事 (林瑋嬪 2018, 2020: 168-171)。換言之，宗教團體最初把網路當作宗教活動的輔助工具 (吳幼婷 2007)，但隨著臉書 (Facebook) 等互動式媒體與Line等網路通訊軟體流行，宗教活動也與這些新媒體結合，突破宗教舊有的範圍限制，演變成今日嘗試結合實體與網路的宗教活動，促成宗教的壯大 (Kluver and Cheong 2007；林瑋嬪 2018, 2020；齊偉先 2018；賴冠羽 2020)。

但是，上述研究主要集中討論原有的宗教禮拜或儀式與網路的結合，對於遊神這類需動員大量信徒實體參與，並難以轉往網路進行的活動（甚至取代實體活動）則未有討論。由於疫情期間必須減少人群群聚，促成需要大批信徒實體參與的大型宗教活動必須改變舉辦方式。所以柔佛古廟遊神的網路直播，提供了觀察此變化的窗口。因此在疫情之下，需要實體參與的大型宗教活動，如何結合網路等新媒體來進行？此外，疫情與網路直播如何影響這些宗教儀式？

華人民間宗教儀式與權力之間具有關聯性，許多學者對此有深入探討。武雅士 (Arthur Wolf) 透過民間宗教和儀式，指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認為神明與鬼魂構成宗教世界的位階，反映人間世界的權力位階 (Wolf 1974)。Ahern (1981) 指出，華人宗教儀式試圖掌控鬼神不只是反映政治控制，也支持現有的政治權威。蕭鳳霞 (2003) 藉由小欖菊花會的研究，指出地方權力的掌控者會隨著時間變動，並隨著掌權人的變化而有不同的著重點。因此必須從時間脈絡觀察才能理解權力如何影響儀式內容。丁仁傑 (2020) 以台南保安村為例，指出宗教資本與象徵資本性質相近，並且在社會民主化前這些資本可與政治資本相互轉換。但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動（人民平均教育水準上升，以及經濟與政治結構的變動），這些資本的互換性降低（除了宗教與象徵資本），甚至彼此分割。康豹 (2011) 回顧過去的華人宗

教研究並以新莊為個案，指出因為地方脈絡的差異，官員、地方菁英和神職專家三者對當地神廟及其儀式有不同程度的掌握。蔡志祥（2011，2019）把焦點放在地方社會對於宗教和儀式的操控，認為國家的影響力並無想像中來得大，反而地方社會對於他者的模仿和分類，對宗教與儀式的影響更為巨大。筆者的研究則延續討論宗教儀式與權力的關係，藉由柔佛古廟遊神指出新山各個華人團體之間的關係（莊仁傑 2016b）；也指出新山中華公會——新山華人社會的最高權力機構——藉由柔佛古廟遊神、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與會刊，不斷向新山華人社會灌輸新山中華公會是當地華人社會最高的權力機關，以鞏固自己的領導權（莊仁傑 2019a）；並透過遊神的各種儀式鞏固領導權並加強和執政者的關係（莊仁傑 2021）。

以上研究指出宗教活動所展演的權力也是華人社會中實際運作的權力。換言之，宗教儀式是權力的展演場，它不但是一個宗教場域，也是權力場域。在這權力場域中，各個群體對宗教儀式有不同的影響力，對同一儀式賦予不同的意義並強調不同的面向。康豹（2011）指出官方、儀式專家和廟方管委會三者的立場和權力大小的差異；蔡志祥（2019：143-168）指出籌辦祭祀的社區與儀式專家——道士——對於儀式有不同的看法。社區的人民要求儀式必須祭祀社區、祖先和有功於民的神明，保佑平安；也藉此確定社區成員的身份。但對道士而言，儀式是宇宙再生與潔淨的一環，並反映道教的世界觀。蔡志祥的研究強調儀式執行人與主辦方／信徒的差異，但因為立場的不同，儀式的主辦方和信徒們所注重儀式也有不同面向。

隨著網路的興起，也影響宗教場域的權力分配。林瑋嬪（2018）藉由桃園景明宮的案例，指出因為網路通訊科技，使得乩童可透過網路直接與信眾聯繫，不需要他人幫助就可執行各種法事，使得權力進一步集中到乩童身上。從此可見網路科技打破權力的平衡，權力集中在儀式的主要執行者（乩童），其他輔助儀式執行的人則邊緣化。

柔佛古廟的遊神儀式也是權力場域，從中可看見主辦方和信徒們對儀式的側重有所不同。主辦方認為需要藉由儀式體現自己對廟宇的掌控權，因此強調儀式中可展現其權力或地方色彩的部分（莊仁傑 2021）。但是信徒們認為最重要的是向神明祈求平安，所以儀式的核心是祈求神明保佑、沾染靈力和可取

悅神明的部分。不論如何，兩者的立場都有些重疊（向神明祈福）；但主辦方因掌控廟宇與儀式的主導權，所以對儀式有更大的決定權。

從2020至2022年間的柔佛古廟遊神活動中，可看見疫情使得網路直播變得非常重要。過去新山中華公會把古廟遊神作為展演權力的場域，但在疫情期間如何繼續展示並維持自己的權力？因為疫情影響，主辦方內部（可分為較為重要的新山中華公會，以及較為次要的五幫會館）以及主辦方和信徒之間的權力又有什麼變化？相對於主辦方透過直播突出自己所注重的儀式部分，對此無權置喙的信徒們又有哪些權利被限制？政府的防疫政策也影響古廟遊神，因此政府的力量如何改變儀式？換言之，2020至2022年間的柔佛古廟遊神的儀式變化，反映新山中華公會與各方言群會館對遊神的掌控權力的變化、新山中華公會和一般信徒間的權力變化，以及政府因疫情而對古廟遊神施加的影響力。本文以2020至2022年間的古廟遊神為個案，進一步討論宗教儀式中所展現的權力如何因為疫情而變動。

林美容（2019）對祭祀圈的討論和張珣（2019）對信徒範圍的論述，有助於理解柔佛古廟的信徒範圍。林美容延續前人對於祭祀圈的討論，藉由媽祖崇拜的個案，指出祭祀圈和信仰圈的不同。祭祀圈是民間地方組織，共同祭祀相同的諸多神明（但有一個主神）；信仰圈則是從祭祀圈發展而來，共同崇拜一神明的團體。林美容的理論雖然以鄉村的祭祀團體為出發，對於理解柔佛古廟等城市寺廟的幫助較小，但是祭祀圈到信仰圈的變化的理論，有助於理解柔佛古廟在2020至2022年間信徒範圍的擴大。張珣藉由大甲媽祖的個案指出，鎮瀾宮信徒範圍在二十世紀的變化。由於掌握鎮瀾宮的主事者從農家逐漸變成工商業人士，並藉由媒體與學術界的推廣，把鎮瀾宮從地方信仰崇拜，開放讓全台信徒崇拜。這使得鎮瀾宮的信徒範圍不斷擴大，並反映在儀式上。雖然柔佛古廟的脈絡不同，但是藉由討論柔佛古廟遊神在疫情時的儀式變化，可得知疫情如何影響並擴大信徒的範圍。

此外，齊偉先（2018）指出，新媒體科技的運用讓一些廟宇突破過去的地域、血緣等範圍。廟宇的建立可以透過網路媒體進行，信徒與廟宇之間也透過網路媒體串聯起來。但是從齊偉先所提的案例中，雖然這些人際網絡是從網路開始，但是他們的串聯過程仍然需要實體接觸，特別是他們是透過媽祖巡遊等

活動進行。因此可以試問，網路等新媒體，如何影響信徒範圍的變化？

因此，本文嘗試以柔佛古廟遊神在2020至2022年間的網路直播為例子，指出它在疫情肆虐的當下，儀式如何變化。藉由儀式的變化，討論以下問題：網路等新媒體以及疫情的影響，如何改變這些原先需要實體參與的大型宗教活動？在這幾年的遊神儀式變化中，遊神參與者（新山中華公會、五幫會館和一般信徒）的權力／利有哪些維持與改變？由於疫情影響，信徒範圍產生怎樣的變化？以下先講述新山開埠與柔佛古廟的脈絡，隨後講述柔佛古廟遊神以往的儀式，以及2020至2022年間的儀式進行方法。在進入結論前，將針對2020至2022年間的古廟遊神儀式進行分析與討論。

因為疫情所以有些資料難以取得，雖有解決之道但未完美。疫情期間無法親自參與遊神以了解其中的具體轉變，只能藉由反覆觀看網路直播及詢問部分訪談人了解詳情。另一方面，至截稿為止也無法取得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對於儀式變動的討論與記錄，也無法取得訪談機會，因此對於儀式改變的原因只能與過去的儀式進行比較，以及閱讀新聞報導與前人研究而得知。

二、新山的開埠、柔佛古廟及其遊神

柔佛古廟的建立與新山的開埠有關，並且柔佛古廟與新山中華公會密切相關。本節主要簡述新山的開埠、柔佛古廟及其遊神，以及柔佛古廟與新山中華公會的關係。

柔佛王國的天猛公達因伊布拉欣（Daing Ibrahim）²在1840年代把目光放到馬來半島南部的柔佛，選擇開發柔佛作為王國發展的新方向。天猛公除了單獨透過義興公司引入華工，也招募投資者向政府申請河岸地區的土地進行開發（稱為「港腳」），種植胡椒和甘蜜。天猛公給予他們港契，委任投資者或其在當地的管理人為港主，掌管港腳內的大小事務（Trocki 2007：98-123）。

因應十九世紀中葉起，柔佛南部各河岸地區的開發，在諸條河流且最靠近新加坡的地區開始建立起商站，並成為各港腳與新加坡之間的貿易中

2 達因伊布拉欣的兒子阿布巴卡（Abubakar）後來成為柔佛蘇丹，其家族成為柔佛蘇丹王室至今。

轉站。這中轉站後來在1858年正式開埠建立市鎮，即今日的新山（Johor Bahru）（見圖1）。現今新山是馬來西亞的第二大城市，也自1870年代起是柔佛州的首府（白偉權 2015：3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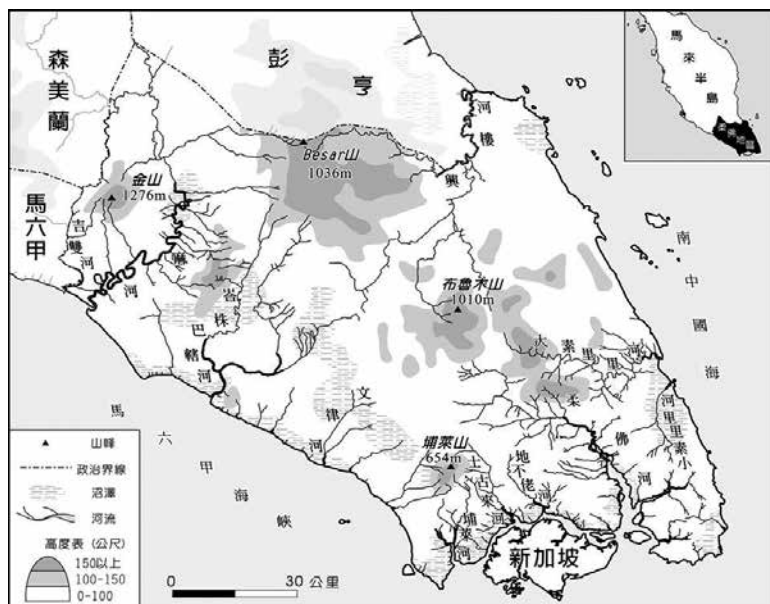


圖1 柔佛州地圖

資料來源：白偉權（2015：33）

新山是個以華人為主的城市。由於開發柔佛南部各港腳的華工以潮州人為主，因此新山最早也是個潮州人居多的城市。同其他地方一樣，其他籍貫人士如廣肇、福建、客家和海南等在十九世紀末也大量移居新山，使新山成為雖以潮州人居多，但各籍貫的華人也皆有的城市（同上引：81-103，199-204）。

柔佛古廟位於新山直律街（Jalan Tuas），在1870年或之前建立，為新山內最古老的華人廟宇（見圖2）。其主神為元天上帝，並有洪仙大帝、感天大帝、華光大帝和趙大元帥配祀。另外廟宇內也供奉速報老爺、觀世音和風雨聖者³等神明（見圖3）。

3 風雨聖者廟原為柔佛古廟旁的一座小廟。1991年柔佛古廟山門被柔佛政府強行拆毀時，也一併被拆除。後來古廟山門重建，風雨聖者廟也一併重建，並併入柔佛古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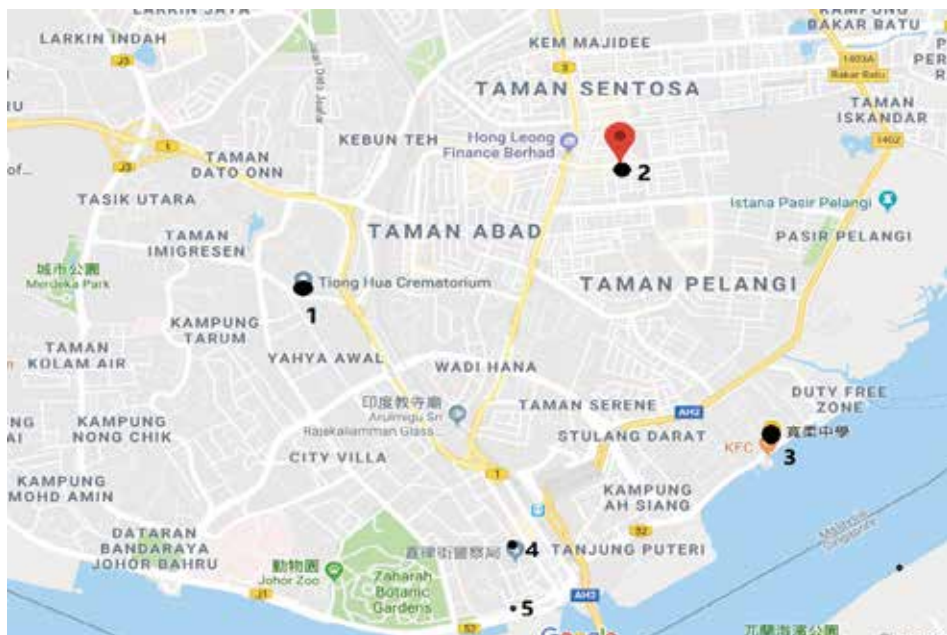


圖2 新山華人機構所在位置圖

資料來源：谷歌地圖（經筆者後製加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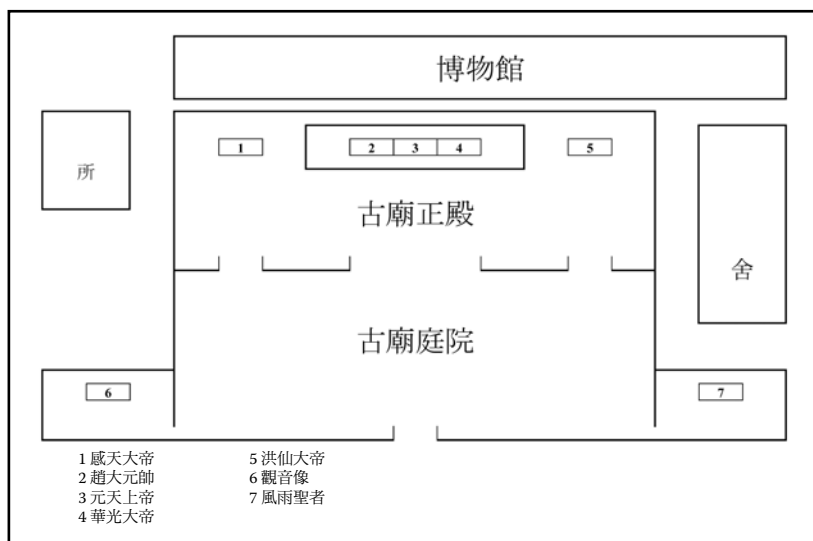


圖3 柔佛古廟示意圖

作者繪註

現今柔佛古廟是新山中華公會的資產，由其屬下組織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實際控制。新山中華公會宣稱自己是義興公司的繼承人，柔佛古廟是繼承自義興公司的財產。新加坡和檳城等地因為不同的會黨同時存在而引發械

鬥，並威脅經濟發展與社會和平，所以天猛公只允許義興公司進入柔佛，避免柔佛重蹈其他地方的覆轍。義興公司因此成為柔佛境內唯一的華人會黨與華人最高的領導機構。義興公司在1916年被柔佛政府下令解散，1919年正式解散後，在1922年新山華人社會的領導權由華僑公所（即新山中華公會的前身）掌握。舊日由義興公司在新山所握有的綿裕亭（新山華人的公有墳場）和柔佛古廟，也一併由新山中華公會所繼承（新山中華公會 2000：52-68）。

但實際上，新山中華公會並非是義興公司的繼承人，並且掌握柔佛古廟和綿裕亭的擁有權也是後來的事。1915年，華僑公所的創始人向政府申請成立，1920年通過並正式成立。其六位發起人中的卓亞文、黃亞炎、郭欽端和黃海籌不是義興公司的成員，只是新山二十世紀初的華商與華人領袖。林天賜和余敬光的家族成員雖與義興公司有關係，但是他們自己與義興並無直接關聯。因此義興公司和華僑公所可說是兩個獨立的團體，並無任何繼承關係。義興公司在1919年正式解散後，柔佛古廟和綿裕亭的擁有權與管理權交由柔佛政府管轄。政府在1922年成立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和綿裕亭管理委員會，由柔佛的華民護衛司（Protector of Chinese）擔任主席，並規定新山五大籍貫——潮州、福建、客家、廣肇和海南——各派代表加入此二管理委員會。法庭在1925年委任Puah Seng Yong、Tan Boon Thye和華民護衛司M. C. Hay成為古廟所在地段的產業信託人，但是擁有權仍由政府掌握，並未成為華僑公所的財產。二戰後，古廟的管理權才由新山中華公會掌握，⁴柔佛古廟到了1981年才正式成為新山中華公會的財產（張禮銘 2013：133-141；葉汶鑫 2013：420-440；莊仁傑 2019a：67-76；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編 1997：105；新山中華公會 2000：108-109）。

不論過去如何，新山中華公會掌控今日的柔佛古廟。柔佛古廟管委會的主席由新山中華公會理事會委派，另外五大籍貫在古廟管理委員會中的代表，分別由柔佛潮州八邑會館（代表潮州）、新山福建會館（代表福建）、新山客家公會（代表客家）、新山廣肇會館（代表廣肇）和新山海南會館

4 新山中華公會在二戰之後從華僑公所改名為新山中華公會（新山中華公會 2000）。

（代表海南）各派一名。此五會館合稱新山五幫會館，並與新山中華公會關係良好，在許多重大事件上立場一致（莊仁傑 2019a：56-57）。今日五幫會館除了古廟管委會中各有一名代表，也分別負責祀奉一尊神明。柔佛潮州八邑會館負責元天上帝；新山福建會館負責洪仙大帝；新山客家公會負責感天大帝；新山廣肇會館負責華光大帝；新山海南會館負責趙大元帥。除了日常的祭祀，五尊神明的神誕和遊神時的相關工作，都由五幫會館負責（莊仁傑 2016a, 2019a：58-60）。

柔佛古廟遊神何時開始不可考，但從《叻報》中可發現十九世紀末已有遊神。1888年3月3日的《叻報》有一篇〈柔佛賽神〉的報導：「柔佛地方向例，每年於正月二十日為賽神之期，儀仗搖風旌旗映日，更召名優往為演劇，亦可算窮荒小島中之繁華世界……」（叻報 1888）。《馬來亞潮僑通鑑》所引用的口述資料也指出：「據傳柔佛新山每逢陰曆正月二十日，為遊神之期，全柔各港之港主，須各派出航船一艘，燈籠一對，前赴新山參加神遊，盛極一時云。」（潘醒濃 1950）。有鑑於此，新山的柔佛古廟遊神是各個港主的重要節日；並且因為柔佛州土地遼闊，柔佛北部人士難以參加，所以柔佛古廟遊神的參與者應以柔佛南部華人——特別是各個港腳的華人——為主（莊仁傑 2019b）。

隨著甘蜜和胡椒的重要性下降，以及港主制度的取消，二十世紀的柔佛古廟遊神也從隸屬柔南華人的大節日，變為隸屬新山華人的地方活動。雖然這時期許多新山華人領袖不再重視柔佛古廟及其遊神（同上引），但新山華人仍然參與古廟遊神，並且不少外人前來觀賞，例如新加坡鐵道局為此安排專車載送遊客（The Straits Times 1908）。⁵

遊神雖然是民間活動，但因涉及公共空間，所以必須向政府申請許可。這種執行方式自英殖民時期既有，今日負責處理相關許可的是警察部門。許可中必須申明在何時佔用哪些街道，政府會負責處理相關的封路事宜，並派遣警察負責維持秩序。雖然遊神中可見到公權力的影子，中華公會也配合

5 有關二戰之前的柔佛古廟遊神的報導，可見莫家浩（2017）所編的《戰前報章有關柔佛古廟遊神文獻資料輯錄》。除了收集戰前的柔佛古廟遊神新聞報導外，也在導言中對這些資料有所梳理。

政府要求，但是政府對於古廟遊神的進行方法與內容等則不干預（莊仁傑 2021：23-24）。

由於政治、經濟和社會大幅度改變，新山華人社會在1980和1990年代遭遇巨大變遷，並引發許多內部糾紛。為了平息糾紛，以及鞏固新山中華公會在新山華人社會中的領導地位，新山中華公會塑造與傳播開埠故事（莊仁傑 2019a）。1970年代中央政府推動單元文化政策，以及1980年代新山市區重建計劃波及柔佛古廟山門（必須拆除山門讓出土地予政府擴建馬路）到1991年古廟山門被拆除之間，新山中華公會必須面對政治上的變動與壓力。1970年代起，柔佛南部和新加坡經濟起飛帶動新山經濟發展，但當經濟快速發展時，新山華社內部也糾紛不斷。1990年代新山中華公會與新山中華總商會對薄公堂、新山中華公會青年團與理事會紛爭，以及1980年代新山客家公會分裂等事件，都一再撕裂新山華人社會。面對這些情況，開埠故事應運而生。1990年代新山中華公會聯合五幫會館，宣稱新山華人社會今日的繁榮興盛，是因為新山華人和睦共處，以及共同合作與扶持的結果。這股和睦共處與合作的精神稱為「古廟精神」⁶和「五幫共和」。開埠故事中，當年義興公司立足柔佛後，為了滿足新山華人社會的需求，建立綿裕亭、柔佛古廟和寬柔學校（即「一山、一廟、一校」），這些機構也是新山華人合作的具體象徵。義興公司在二十世紀初解散後，其「繼承人」新山中華公會繼續領導新山華人社會。新山中華公會透過每年舉辦的古廟遊神活動、所出版的會刊，以及旗下的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不斷宣揚「古廟精神」的開埠故事。至今此開埠故事已深入民心，不但新山華社菁英不斷宣揚，一般新山人與外地人也接受此說法，同時新山中華公會是新山華人社會的領導機關的地位也一再被鞏固和承認。⁷

古廟遊神在1970年代末開始復興，並成為新山華人社會的重要活動。隨著新山華人人口在1970年代開始增長、柔南和新加坡經濟起飛、新山的

6 也可稱為「義興精神」。

7 新山開埠故事的塑造過程與原因，以及如何得到民間的承認，詳見莊仁傑（2019a）。

擴張，⁸以及因古廟山門事件促成新山中華公會重視古廟及其遊神的文化價值，導致古廟遊神的參與人數不斷上升。同時新山中華公會把柔佛古廟及其遊神作為宣揚開埠故事的媒介，因此新山華人社會領袖再度重視並積極參與遊神活動，藉此彰顯領導權，並與政府和柔佛王室打交道；同時政府與王室也樂於藉此與新山華人社會溝通。隨著柔佛古廟遊神在2012年成為國家文化遺產，古廟遊神在新山華人社會中的地位與重要性更是有增無減（莊仁傑 2019a, 2019b, 2021）。

三、柔佛古廟遊神與過去的儀式流程

本節將說明疫情爆發前，柔佛古廟遊神每天的儀式與過程，以便同疫情下的遊神儀式做比較。今日的柔佛古廟遊神在每年的農曆正月十八到二十二舉行。自1999年起，柔佛古廟遊神一共舉行五天。這五天分別是第一天的亮燈儀式、第二天的洗街和綁神轎／請神上轎、第三天的出鑾、第四天的夜遊和第五天的回鑾。

第一天的亮燈儀式是1999年才納入的儀式，也把古廟遊神從原先的四天變成五天。亮燈儀式於正月十八晚上在行宮進行。行宮原先稱為神廠，是遊神時神明所在的場所。神廠在1978年之前並無固定地點，每年選新山市區內某一空地搭建。1978年開始，神廠固定在新山近郊的綿裕亭內。後來新山中華公會所建造的永久性神廠在2006年啟用，並且改名為行宮。亮燈儀式大約在晚上7點開始，在柔佛古廟管委會主席、新山中華公會會長和政府代表（通常由柔佛州旅遊委員會主席或其代表赴約）致辭後，由新山中華公會會長及顧問、古廟管理委員會主席、五幫會館的會長與政府代表一同進行亮燈儀式，代表著一年一度的古廟遊神正式開始（莊仁傑 2016a：261-262，2021：12-17）。

第二天的活動從洗街開始。在新山中華公會會長的帶領下，洗街的隊伍

8 自1970年代開始，新山因經濟成長而帶動臨近地區如淡杯（Tampoi）、士古來（Skudai）、福林園（Taman Daya）、烏魯地南（Ulu Tiram）等地的成長，並促成許多新社區如皇后花園（Taman Ungku Tun Aminah）、柔佛再也（Johor Jaya）、Mount Austin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些地方的人大多自認是新山人，因此促成新山的擴張。

從古廟出發，沿著遊神時神明將行經的路線進行除穢儀式（見圖4）。洗街的隊伍在洗街時拋灑混合鹽、符的灰燼和茶葉的米，以及加入紅花的符水，以此來洗淨街道。下午時，五幫會館在各自的會長或其代表的帶領下，把神像從神桌上請下並放入神轎中（由會長或代表把神像拿下神桌放入神轎中）。隨後由各神明的祀奉委員會暨護轎組（例如客家公會所組織的感天大帝祀奉委員會）固定好在神轎中的神像，並且綁好神轎，讓神轎足以承擔搖晃神轎的巨大力道（莊仁傑 2016a：262-264，2021：17-19）。

第三天是出鑾。當天早上，有著五尊神像的神轎由信徒抬出古廟，並前往行宮（見圖3）。抵達行宮後，神像將按照在古廟的位置順序坐定（見圖5）。代表各神明的神像抵達行宮後，新山中華公會會長率領全體人員進行祭祀儀式，宣告出鑾儀式結束，神明也開始接受信徒們的參拜。當天許多信徒將前赴祭祀，並且五尊神明前的五座舞台將上演各種酬神戲曲與表演（莊仁傑 2016a：264-267，2021：19-22）。

第四天的夜遊則是遊神活動的高潮。在新山中華公會所掌控的開路車的帶領下，五尊神明和其隊伍將按照固有的遊神順序——先後為趙大元帥、華光大帝、感天大帝、洪仙大帝和元天上帝——繞行新山市區一圈，並回到行宮（見圖3）。當天晚上除了神明的神轎及其香爐車，隊伍中也有舞龍、舞獅和各類花車等等。當各個隊伍抵達新山市區的黃亞福街（Jalan Wong Ah Fook）時，將在恭迎台前表演。恭迎台在2005年設立，作為貴賓席所在之地，也讓各隊伍能在此地集中表演供人觀賞（遊神各隊伍在遊神時，將不時停下進行表演）。夜遊當晚吸引許多人潮前來參與抬神轎或者隨著隊伍一起遊行，也有許多民眾在路邊觀看遊神，近年每年平均吸引三到四十萬人前來參與（莊仁傑 2016a：269-272，2021：22-27）。

最後一天是回鑾。當天早上載著五尊神像的神轎從行宮回到古廟中（見圖3）。進到古廟之後，再由五幫會館的會長把所負責的神明放回神桌上。最後在新山中華公會的會長的率領下，舉行總體參拜儀式，隨後一年一度的遊神宣告結束（莊仁傑 2016a：272-274，2021：28-30）。



圖4 柔佛古廟遊神路線圖 資料來源：中國報·柔佛人（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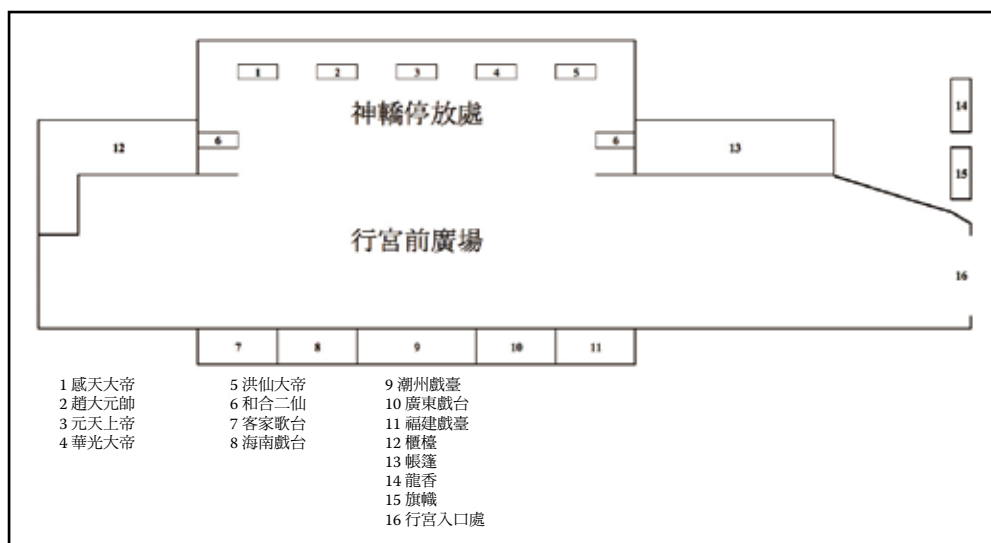


圖5 行宮示意圖（2020年及之前）

作者繪註

四、疫情下的遊神儀式（2020年至2022年）

本節集中敘述2020年至2022年的遊神儀式，指出這兩年遊神儀式的變化。

（一）2020年的古廟遊神

2020年古廟遊神舉行時，馬來西亞的疫情輕微，只有零星案例在馬來半島中部爆發（星洲日報 2020b）。當時柔佛州政府延期或取消所有大型活動（Yusof 2020），並且新山華人社會中有不少聲音希望遊神停辦或者縮小規模。

雖然柔佛州政府因擔心疫情爆發而取消州內所有大型活動，仍然允許遊神可以照常舉辦，但是必須按照政府所要求的程序縮小夜遊規模。⁹第一晚的亮燈儀式照常進行，但是所有觀眾與表演者進入場地時必須測量體溫，如果超過37.5度則無法入場（星洲日報 2020a）。在請神上轎的儀式中，也限制現場的人數。當一尊神像從神桌拿下時，只允許負責祭祀此神明的會館在古廟正殿內（除了新山中華公會的負責人），其他人等一律退出（如果所負責的神像已經放入轎內，則允許六人留下看守）。但綁神轎時則無此限制（柔佛古廟遊神 2020a）。

在出鑾當天，古廟管委會只允許身穿號碼制服的人¹⁰進入古廟正殿內負責抬轎，其餘護轎組則必須在古廟庭院等候。如果要進入古廟者，則有人在外測量體溫，並貼上允許通行的貼紙。在離開古廟山門之後，一切的活動按照以往的方式進行（柔佛古廟遊神 2020b）。

夜遊是2020年古廟遊神中改變最大的儀式，其中最大的特點是把神轎放在卡車上遊行。五座神轎分別由一輛卡車載送，同時古廟的香爐及以往開路車上的「肅靜」和「迴避」的牌子一同放在另一輛卡車上。因此，2020年的古廟遊神的夜遊隊伍是由六輛卡車所組成。第一輛卡車載有古廟香爐等事物，代替過去開路車的功能；同時中華公會會長和五幫會館的會長都共同搭乘這輛卡車。隨後的五輛卡車依序載有趙大元帥、華光大帝、感天大帝、洪仙大帝與元天上帝五座神轎（柔佛古廟遊神 2020c）。

雖然同往年一樣，表演隊伍在夜遊開始前到行宮前廣場表演酬神，但是這些隊伍與花車都不在2020年遊神隊伍中出現。這年也不設置恭迎台與邀請嘉賓出席遊神（同上引）。雖然夜遊縮小規模，但同時設置網路直播，鼓勵民眾以觀看直播的方式參與，讓參與人數減少許多。可是仍有不少民眾隨行與旁觀，

9 政府與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討論遊神的過程從T處得知。T是新山人，三十多歲。T自小參與遊神，也是政治人物，在擔任官職期間的某時期對於遊神曾有一定影響力。訪問時間：2022年8月10日；訪問地點：新山某餐館。訪問時間：2022年8月24日；訪問地點：透過網路。

10 因應政府的要求，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規定，每尊神明的奉祀委員會選出12人，由他們負責抬神轎等事宜。他們在遊神時也會穿上特別的制服（有著所屬神明的編號），顯示他們與其他人不同。神明的編號是按照遊神時的順序，因此趙大元帥是1號，華光大帝是2號，感天大帝是3號，洪仙大帝是4號，元天上帝是5號。

甚至有表演隊伍在遊神路線所經的街道旁表演（同上引）。

回鑾當天與以往的進行方式相同。但由於夜遊時神轎在卡車上，因此有些信徒在回鑾和出鑾當天前來抬神轎（柔佛古廟遊神 2020d）。

（二）2021年的古廟遊神

自2021年開始，馬來西亞疫情日趨嚴重。1月11日，中央政府宣布落實行動管制令（MCO 2.0），其中柔佛州從1月13日到3月4日之間都落實嚴格控管，3月5日才轉為有條件行動管制令（CMCO）。在3月初遊神舉行期間，全國的確診者人數達到每日一千人以上，柔佛州每日確診者人數則介於到155至490人之間（Ke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2021a, 2021b）。

有鑑於疫情嚴重，柔佛古廟遊神最終採取閉門的方式進行。由於行動管制令，並恰逢華人新年，因此政府宣布禁止花燈遊行、表演活動、戲曲表演、文化活動和到廟宇膜拜（Kiniguide 2021；中國報·柔佛人 2021a）。在此之前，已經有一些宗教活動如檳城九皇爺誕和檳城周姓橋拜天公儀式等取消，因此古廟遊神也可能無法如期舉行。後來獲得政府許可，但是必須採取閉門的方式進行，並遵循政府的防疫規定（中國報·柔佛人 2021b）。因此，雖然神轎仍然準備，但是神轎將只置放在古廟庭院的臨時行宮，而不離開柔佛古廟。同時限制現場人數，只允許工作人員進入古廟與進行相關儀式。更重要的是，不允許信徒參與古廟遊神，但是透過網路直播遊神儀式，讓民眾得以透過觀看網路直播參與遊神。

由於閉門舉行，神轎也不離開柔佛古廟，因此儀式有許多變化。亮燈儀式與洗街在2021年被取消。由於2021年的遊神都在古廟內舉行，因此沒有必要舉行亮燈儀式宣告遊神活動開始。此外，亮燈儀式與吸引遊客有關，但與祭祀神明沒有關聯，所以取消亮燈儀式不會影響祭祀。雖然洗街的除穢儀式屬於祭祀神明的一環，但由於神明沒有離開古廟，所以沒有需要特別潔淨街道，因此這環節也理所當然地被取消。

1. 請神上轎

雖然洗街儀式被取消，但是過去同一天舉行的綁神轎／請神上轎的儀式仍然進行。當天直播中指出，馬來西亞中央政府禁止宗教場所的群聚

(Kiniguide 2021)，但是古廟遊神得到政府的特別批准，並且古廟管委會決定閉門舉行。雖然民眾不可參與，但是民眾可以透過直播參與，並可透過網路點燈和添香油（柔佛古廟遊神 2021a）。

以往會長只是負責把神像從神桌上拿下，並由其他人負責把神像放入神轎中，但是這次全程都由會長負責。在直播中，鏡頭只轉播會長把神像從神桌拿下到放入神轎中這一段，後繼的綁神轎則沒有拍攝。雖然有訪問一些工作人員，請他們講述綁神轎的要求與經驗等，但是綁神轎的過程始終沒有進入鏡頭（同上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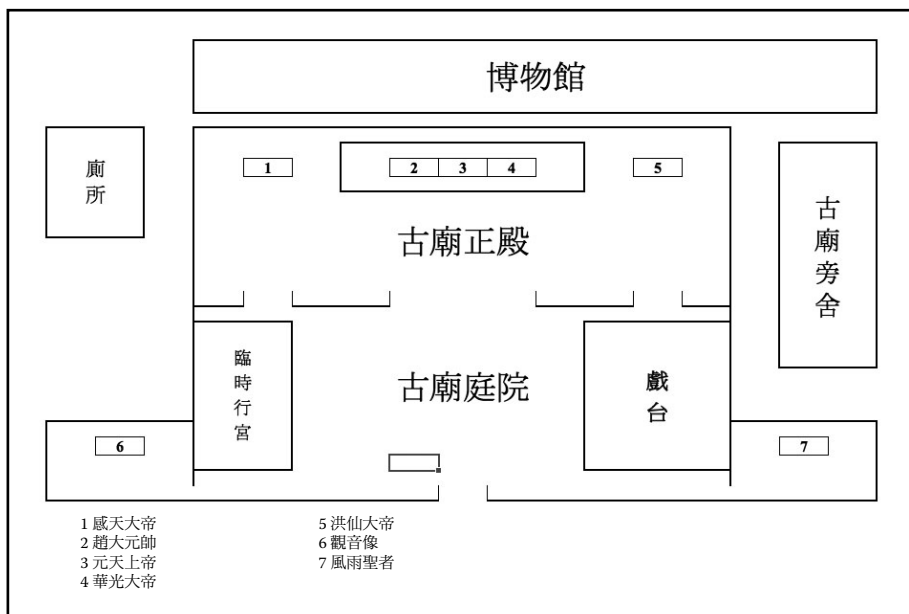
另一有所不同的是和合二仙（隸屬福州十邑會館）的參與。以往和合二仙會參與古廟夜遊活動並在隊伍中行走，但因2021年閉門舉行而無法參與。可是和合二仙在請神上轎的儀式進行直播前先來古廟進行清廟的儀式（和合二仙走遍古廟各處，在神明與遊神相關的器物上搨扇子，以此潔淨相關器物），改以另一方式參與這次的遊神（同上引）。

2. 出鑾

出鑾在正月二十日早上11點左右開始。在開始前，戲台上已經上演著潮州劇。開始後，五尊神像按照以往的順序離開古廟，從廟內抬到古廟的庭院中的臨時行宮停駐（見圖6）。因此，雖然神像不會離開柔佛古廟，卻透過神像從古廟正殿移動到庭院的臨時行宮，以及特別進行的祭祀，作為代替古廟遊神的出鑾活動（柔佛古廟遊神 2021b）。

五尊神像抵達臨時行宮後，先進行與潮劇團相關的抱太子儀式，接著舉行總參拜儀式。新山中華公會會長、柔佛潮州八邑會館會長和古廟管理委員會主席參與劇團的祭祀儀式——抱太子。潮劇團在表演正式開始前，會上演具有祈福功能的扮仙戲。¹¹儀式進行時，劇團花旦手上抱著代表太子的玩偶，小生則捧著放著狀元帽的托盤，並且二人各自拿著三支香，向元天上帝敬拜。隨後新山中華公會會長接過太子玩偶，潮州八邑會館會長接過狀元帽，再向元天上帝敬拜。隨後中華公會會長和潮州八邑會館會長再把太子玩偶和

11 抱太子的儀式在歌仔戲和粵劇中亦可見到，同時屋主（爐主）也會參與儀式（容世誠 1997：167-191），2021年古廟遊神的扮仙劇戲碼是「天姬送子」。



作者繪註

狀元帽對著天公爐敬拜，然後把太子玩偶和狀元帽放在面對臨時行宮的供桌上（同上引）。

接著是出鑾的總參拜儀式。參拜儀式的主祭是中華公會會長，並由古廟管委會主席與五幫會館會長等陪同，進行相關儀式。當時司儀念到：

今為農曆天運辛丑年正月二十日吉時，馬來西亞柔佛新山中華公會轄下柔佛古廟管委會，慶祝柔佛古廟眾神聖駕出巡。新山中華公會會長何朝東，率領柔佛古廟管委會，聯合五幫會長及代表，及線上各善男信女，恭祝一年一度遊神盛會，焚香拜請，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明，福日吉時，天地開張，立案焚香，直升天庭，虔誠祈求，神明降臨，神明賜福，全球人民。奉香。

奉請玉皇大帝三連賜福。傳五果。獻五果。傳義興精神糕。獻義興精神糕。傳清茶。敬清茶。傳燒酒。敬燒酒。傳財寶。獻財寶。

眾弟子聯合線上眾善男信女，雙手合十，虔誠祈求元天上帝及眾神

明保佑，萬事順昌、送疫迎新，吉星高照，牛年安康，財源廣進，四季安康，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神恩浩大，有求必應，疫情早退，合境平安。

全體弟子聯合線上眾善男信女，向眾神明行三頂禮。一頂禮，送疫迎新、再頂禮，吉星高照、三頂禮，牛年安康。儀式圓滿。五拜五拜。¹²

（隨後喊「興啊」「發啊」口號各五次）。

出鑾當日的儀式到此結束（同上引）。

3. 夜遊

夜遊當天有代替夜遊的儀式，並可分為兩部分：早上11點左右進行的全體參拜祈福儀式，以及傍晚至晚間舉行的各幫參拜儀式。早上的儀式主要聚焦在新山中華公會，晚間的儀式則是五幫會館為主角。過去的夜遊沒有任何儀式，只有在神轎離開行宮時，古廟管委會主席會高喊神明出遊，以及在神明回到行宮時高喊恭迎神明等語。因此，2021年的參拜祈福儀式是因應疫情導致無法夜遊而完全新創的。

早上的參拜祈福儀式在古廟庭院內的臨時行宮前舉行（見圖6），儀式進行時有潮州大鑼鼓在旁伴奏，供桌上放了紙錢、燒豬、五牲、水果、糕點（發糕）、茶及酒等祭品。

儀式開始時，主持人以潮州話念到：

正月吉日吉時，馬來西亞柔佛新山中華公會轄下柔佛古廟管委會慶祝柔佛古廟慶祝古廟遊神儀式開始。

新山中華公會會長何朝東主祭，柔（佛）古廟管委會主席李富新陪祭，馬來西亞交通部長魏家祥陪祭，柔佛潮州八邑會館會長陳周平陪祭，新山福建會館會長鄭金財陪祭，新山客家公會會長張君國陪祭，新山廣肇會館會長崔偉傑陪祭，新山海南會館理事長符傳曙陪祭，新山中華公會永遠名譽會長林奕欽陪祭，柔州州務大臣顧問鄭修強陪祭。

12 「五拜」以潮州話念出。

柔（佛）古廟管委會及線上善男信女，恭祝一年一度遊神盛會，焚香拜請，馬來西亞柔（佛）古廟敬神明，主獻祭，尾獻祭及全體，向神下跪。傳香。

福日正時，天地開張，立案焚香，直升天庭，虔誠祈求，神明顯靈，神明賜福，全球人民。獻。

直升天庭，虔誠祈求，神明降臨。一敬香，送疫迎新。再敬香，吉星高照。三敬香，牛年安康。

傳五牲，獻五牲，獻牲禮。傳生果。獻生果。傳發糕，獻發糕。傳茶，敬茶。

傳酒，敬酒。傳寶帛，獻寶帛。

全體弟子，聯合線上眾善男信女，雙手合十，虔誠向柔佛古廟元天上帝及在位神明祈求，保佑眾善信，吉星高照，萬事順昌，財源廣進，四季安康，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神恩浩大，有求必應，疫情早退，合境平安。

全體弟子，聯合線上眾善男信女，一同向諸位神明，行三頂禮。

一頂禮，再頂禮，三頂禮。禮成，圓滿。

（隨後喊「興啊」「發啊」口號各五次）。

儀式到此結束（柔佛古廟遊神 2021c）。

傍晚的五幫奉祀儀式大約從六點開始，按照海南、廣肇、客家、福建和潮州的順序祭祀他們所負責的神明。由於場地很小以及為了配合防疫政策，因此五幫會館輪流進來古廟進行祭祀。此外，大財燈、小財燈、戲台紅彩和行宮紅彩四件福品在儀式進行時在柔佛古廟的臉書專頁和古廟內進行招標。過去福品招標活動是在遊神結束後的平安宴時進行，但因為今年的情況特殊所以沒有舉行平安宴（根據政府防疫政策，無法舉行宴會等大型集會），因此招標活動改以此形式進行（柔佛古廟遊神 2021d）。

雖然各個會館的祭祀儀式有些差異（例如供品不同），但都有類似的基本模式。五幫會館作為其所屬的方言群代表，由會館會長帶領理事等人祭祀所負責的神明。在祭祀時，眾人會下跪祈求神明，並獻上各種供品，最後向神明敬拜三次作為結束。隨後則抬著神轎繞行古廟庭院一周，並搖晃或高舉

神轎，最後再把神轎送回臨時行宮中。從中可見，傍晚儀式的主角是五幫會館的會長和理事們。

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的地方。新山中華公會會長何朝東有參與趙大元帥和元天上帝的祭祀，但缺席對其他三位神明的祭祀；除了感天大帝和元天上帝的祭祀，其他神明的祭祀都無提到疫情。由於何朝東是海南人，因此參與趙大元帥的祭祀。新山中華公會會長參與元天上帝的祭祀，是因為元天上帝是柔佛古廟的主神，以及柔佛古廟由新山中華公會管轄，所以何朝東作為新山中華公會的領袖，必須出席元天上帝的祭祀。此外，元天上帝為古廟主神，因此向元天上帝祈求保佑等在預料之內。客家公會在其祭祀感天大帝時提及，則很可能與其在過去的遊神中，會舉辦「上疏文」活動向感天大帝祈求平安有關（莊仁傑 2016a）。

4. 回鑾

回鑾當日，神轎並無移動，神像從神轎中直接取出，然後由會長或護轎組以過去的慣用方法，把神像從古廟庭院送回古廟正殿，並由會長或其代表把神像放在神桌上。過去回鑾時，神轎抵達古廟後將停在古廟庭院，在庭院中把神明金身神像取出，然後放回神桌上。從中可知2021年的回鑾與過去並無太大不同，唯一不同的是因為神轎在2021年的回鑾當天並無移動（柔佛古廟遊神 2021e）。

當所有神像回到神桌上後，主持人說到：

今為農曆天運辛丑年正月二十二日吉時，馬來西亞柔佛新山中華公會轄下柔佛古廟管委會，慶祝柔佛古廟眾神聖駕回鑾。新山中華公會會長何朝東，率領柔佛古廟管委會，聯合五幫會館會長及代表，聯同線上各善男信女，恭祝一年一度遊神盛會，焚香拜請，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明。傳香。

福日吉時，天地開張，立案焚香，直升天庭，虔誠祈求，神明降臨，神明賜福，全球人民。奉香。

全體弟子雙手合十，虔誠向柔佛古廟元天上帝及眾神明，祈求保佑眾善信，吉星高照，送疫迎新，萬事順昌，牛年安康，財源廣進，

四季安康，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神恩浩大，有求必應，疫情早退，合境平安。

全體弟子，聯同線上眾善男信女，一同向眾神明行三頂禮。一頂禮，送疫迎新、再頂禮，吉星高照、三頂禮，牛年安康。儀式圓滿。五拜五拜。

（隨後喊「興啊」「發啊」口號各五次）

2021年的古廟遊神就到此結束。隨後新山中華公會會長和總務、柔佛古廟管委會主席，以及五幫會館會長等人，在元天上帝前合照，以及為各神明的金身做細微的調整。（同上引）

（三）2022年的遊神

2022年的遊神活動與2020年的舉辦方式非常接近。由於馬來西亞政府開始放寬防疫政策（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策略），因此遊神活動可恢復往日的舉行方式，但也有所限制。2022年的遊神再度恢復到原有的方式進行。但是根據政府的規定，洗街活動只限100位廟方人員參與、出鑾與回鑾只能各有200位廟方人員參與、夜遊活動時每輛花車只能20人負責（共有11輛花車，其中五輛為放置神轎的卡車），信徒不可隨行。此外，參與人員名單與路線必須獲得警方批准（星洲日報 2022）。

雖然政府有所限制，信眾無法像舊日那般自由參與出鑾、夜遊和回鑾等儀式（特別是抬轎），但是許多人在出鑾、夜遊和回鑾時，穿上遊神衣在遊神路線旁觀看遊神，並且主辦方允許信眾可以像往日那般到行宮觀看亮燈儀式與參拜神明。不過因為疫情，所以廟方鼓勵如果去觀看亮燈儀式和參拜神明，必須在家先做病毒檢測，同時規定進入行宮的人必須向工作人員出示電子疫苗證，不但必須打完兩劑疫苗，並且必須體溫正常、處於低風險狀態，以及佩戴口罩及遵守相關防疫規定（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22b）。

為了彌補信眾不能參與的夜遊等的缺憾，因此2022年同前兩年一樣進行網路直播，並呼籲大家上網看直播。類似2020年，直播包括亮燈儀式、洗街、請神上轎、出鑾、夜遊和回鑾，也在出鑾後及夜遊前的時間加入遊神隊伍參拜環節。過去可參與遊神的表演團體在遊神開始前，會先在神明前表

演，才加入遊行隊伍。他們在2022年仍無法參與夜遊，因此為了讓他們也囊括在遊神中，因此請他們在這一年來到神明前表演，並在直播中播出。此外，2022年的直播技術較為提升，神轎在出鑾和回鑾時的移動過程也被放入直播鏡頭之中（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22a）。2022年的大部分遊神進行方式與祭詞等都與2020年接近。但是在出鑾當天傍晚約七點鐘，新山中華公會在行宮有一參拜祈福儀式。當天儀式進行時有潮州大鑼鼓在旁伴奏，儀式開始時主持人以中文念道：

今為農曆天運壬寅年正月二十日吉時，馬來西亞柔佛新山中華公會轄下柔佛古廟管委會，慶祝柔佛古廟眾神聖駕巡遊。新山中華公會會長何朝東主祀，柔佛華人尊長黃匡順陪祀、柔佛古廟管委會李富新陪祀、新山中華公會總務林剛榮陪祀、新山中華公會財政黃楚沅陪祀、柔佛古廟管委會秘書陳光榮、柔佛古廟關懷基金會秘書張學祿陪祀、全體新山中華公會理監事及柔佛古廟管委會管委即位。主祀者、陪祀者下跪。（主祀者和陪祀者跪在墊子上）

恭祝一年一度遊神盛會，焚香拜請，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明。奏仙樂（潮州大鑼鼓開始奏樂，直到儀式結束），傳香。

福日吉時，天地開張，立案焚香，直升天庭，虔誠祈求，神明降臨，神明賜福，全球人民。奉請玉皇大帝三連賜福。

一敬香，虎虎生威。再敬香，吉星高照。三敬香，人虎吉祥。奉香。

傳六甜，獻六甜。傳六齋，獻六齋。傳五牲，獻五牲。傳鮮花，獻鮮花。傳大吉，獻大吉。傳大發，獻大發。傳財寶，獻財寶。傳清茶，敬清茶。傳燒酒，敬燒酒。主祀者陪祀者回位。（主祀者和陪祀者起身後退）

全體弟子聯合線上眾善男信女，雙手合十，虔誠向馬來西亞柔佛古廟元天上帝及眾神明祈求保佑眾善信，吉星高照、萬事順昌、財源廣進、四季安康、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神恩浩大、有求必應、疫情早退、合境平安。全體弟子聯合線上眾善男信女，一同向眾神明

行三頂禮。一頂禮，再頂禮，三頂禮。五拜五拜（隨後喊「興啊」「發啊」口號各五次）。

儀式圓滿，謝謝大家。

儀式至此結束（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22g）

這儀式與2021年出鑾當天早上的參拜祈福儀式類似，但是2022年的參與者只有新山中華公會與旗下的柔佛古廟管委會而已。因此，這是在疫情影響遊神之後，第一個新出現的儀式。

因為疫情，各地的遊神／繞境活動都有不同的限制，以避免遊神／繞境活動成為疫情的爆發點。例如在台灣的2022年白沙屯媽祖繞境活動中，即規定繞境活動的參與者必須打完三支疫苗，並且必須事先報名才得以參加繞境活動（Zero 圈圈 2022）。這些繞境活動並未因為疫情而更改儀式，相較之下，疫情對於柔佛古廟遊神的影響更加劇烈，也更引人注目。

表1 2020至2022年間的柔佛古廟遊神儀式變動

	進行的儀式 (進行的時段)	2020	2021	2022
農曆正月十八	亮燈儀式 (晚上)	開放，但必須測量體溫	取消	開放，但必須測量體溫
農曆正月十九	洗街 (上午)	照常舉行	取消	限制人數
農曆正月十九	請神坐轎 (下午)	限制場地內人數	閉門進行	限制人數
農曆正月二十	出鑾 (上午)	進入古廟者人數有所限制，並且需要測量體溫，其他照常舉行。	閉門進行	限制人數
農曆正月二十	參拜祈福儀式 (傍晚)	-	-	只有新山中華公會理監事參與，但其他人可持香在旁參拜
農曆正月二十一	夜遊 (傍晚開始)	縮小規模	閉門進行	縮小規模，限制人數
農曆正月二十二	回鑾 (上午)	照常舉行	閉門進行	限制人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五、分析與討論

本節將逐一討論文章所要討論的問題。首先指出疫情與網路直播如何改變2020至2022年間柔佛古廟遊神的儀式，並且同過去的古廟遊神比較，分析與討論這些儀式的變化。第二，討論新山中華公會如何在儀式有所變化的情況下，仍然繼續藉由遊神展示自己的權力，同時也指出新山中華公會在這兩年中對遊神的控制權增加，五幫會館縮小，一般的遊神參與者的權力更是被限制。最後，討論儀式的變化如何體現信徒範圍的擴大，並提出新的假說。

（一）儀式因疫情與網路直播的變化

從第三和第四節的內容可知，2020至2022年間的遊神儀式因疫情而和過去有些不同，特別是2021年。2020年的古廟遊神儀式雖因疫情有所改變，但是改變幅度不大。所有儀式仍照常進行，改變的是進行儀式的方法。例如在亮燈儀式和出鑾時必須通過體溫檢測才能進入場地，並且人數有所限制；在夜遊時，由信徒抬神轎巡遊改為神轎放在卡車上巡遊。

2021年的儀式變動非常巨大，許多改變與防疫政策有關。因為古廟遊神儀式必須閉門舉行，因此與宗教祭祀無關的亮燈儀式被取消，同時洗街也因不需清洗神明行經的街道而被取消。其他儀式——請神上轎、出鑾、夜遊與回鑾——雖然可如常進行，但只允許相關工作人員參與，並且儀式只能在古廟內進行。

因為疫情，儀式的程序和遊神的方式也有所增刪與改變。過去出鑾時，神轎來到行宮後只會進行簡單的總參拜儀式，並不提及用何物品祭拜；但是2021年的出鑾儀式時，特別在祭詞中強調以五果、義興精神糕、清茶、燒酒和財寶獻給神明。過去夜遊只有遊神隊伍前來參拜，並無其他儀式。但是在2021年時不但以五幫奉祀儀式取代過去的夜遊活動，也增加參拜祈福儀式，並且後者在2022年再度出現（但是變成由新山中華公會單獨在行宮進行的儀式）。2020年時，為了減少群聚，因此在夜遊時以卡車取代人力抬轎。2021年回鑾時，因為神轎不需移動，因此直接把神像從神轎中取出。會有以上改變，是因防疫需要所導致。2022年雖然與2020年的儀式類似，但是在出鑾、

夜遊和回鑾中都為減少群聚而限制人數，並且必須向政府呈報人員名單，以及夜遊時神轎必須放在卡車上巡遊。可見防疫政策鬆綁之後，對於遊神的限制也隨之放寬。

比較2019和2022年的遊神儀式，其實遊神儀式的變動並不大。雖然2021年的儀式因疫情影響而改變許多，但是這一年的遊神儀式是特例，許多新出現的儀式並沒變成固定常年舉行的儀式，只是因應政府的人數限制與條規而有所更動。因此，可推測日後如果疫情消退，會恢復往日的儀式進行方式，這點從2022年有些儀式恢復過往的進行方式即可得知。

在這些儀式中，2022年出鑾傍晚由新山中華公會所主導的新儀式值得關注。這場儀式是新山中華公會單獨向柔佛古廟眾神明祈求的儀式，雖然祭詞與過去的各類祭詞非常接近，但是卻唯有新山中華公會的理監事們可參加。比較過去，與這儀式相近的是2021年夜遊當天早上的參拜祈福儀式，但那是新山中華公會聯同五幫會館一起進行儀式，並且新山中華公會從未在古廟遊神期間單獨向眾神明祈求。因此，這儀式是否會成為固定儀式，並且持續由新山中華公會單獨舉行，可繼續觀察。

除了因應防疫需要而改變儀式，疫情也進入祭詞中。在2021年遊神的出鑾、參拜祈福和回鑾儀式中，「送疫迎新」一共出現了五次，「疫情早退」則出現三次。在2021年的五幫奉祀儀式中，客家公會向感天大帝祈求「消災除疫」、「止息疫情」；潮州八邑會館向元天上帝祈求「疫情早退，合境平安，四時無災」。在2020年的遊神中並無相關的祭詞，但卻在2021年出現，並在2022年的遊神中的出鑾和回鑾等儀式中可聽見。

為了避免群聚所以在這三年內限制人數參與遊神，使得觀看網路直播變成暫時替代親身參與的方式。在這情況下，一些非常重要的儀式，因為直播鏡頭的聚焦，使它們更為突出。例如請神上轎的儀式中，五幫會館的會長把負責的神像從神桌請下並進到神轎中；出鑾當天，移動神轎離開古廟正殿到行宮；夜遊時，新山中華公會帶領下，神轎繞行一周；回鑾時，神明金身由五幫會館會長及其代表送回神桌。

過去這些儀式非常重要，但因為2020和2021年的遊神直播，讓這些儀式進一步被突顯，也被觀看直播的人所看見。從儀式層面來說，這些儀式是遊

神過程中重要的轉折，代表著遊神活動進入下一個環節，因此即使疫情嚴重也會繼續進行這些儀式。此外，這些轉折通常能獲得最多人的注意（例如夜遊），因此適合成為直播畫面。以下以出鑾、夜遊和回鑾為例說明。

出鑾當天，不論移動的目的地——行宮——在哪裡，神明坐著神轎離開古廟正殿，以及抵達他處（行宮）是整個儀式最重要的部分。這意味著遊神活動正式展開，神明將在下一環節在市區繞境，並且離開古廟與抵達行宮的緊張畫面最為吸睛。因此，2020年的直播中，有關中間的移動過程的鏡頭很少（只有神轎離開山門，以及抵達行宮的片段）。2021年的出鑾路線雖然只從古廟的正殿到庭院這短短的距離，但是在出鑾過程中絕大多數的鏡頭集中在神轎抬起到離開正殿，以及在庭院中的臨時行宮中停下。至於正殿大門到庭院的臨時行宮之間的十幾公尺的距離，則不是焦點。因此，神像離開正殿及抵達目的地（行宮）被攝入鏡頭之中，但移動過程則否。可是神轎移動的畫面在2022年時被放入鏡頭之中，可見技術的提升，讓不是焦點的部分也被納入直播鏡頭之中。

夜遊當晚的儀式是在新山中華公會的率領下，五尊神像坐著神轎繞行一周。神明繞境市區一周意味深長，除了庇佑與賜福繞境境內的地方與參與信眾（蔡志祥 2019），也可透過抬神轎與觀看遊神等增加參與感與親近感，加強信眾與神廟／神明之間的關係。在2020和2022年的夜遊中，五尊神明的神轎分別被抬上一部卡車，同時柔佛古廟的總香爐及新山中華公會會長與五幫會長則乘坐在隊伍前頭的另一部卡車，繞行新山市區一周。2021年的夜遊中，雖然五尊神明的神轎只是在古廟庭院繞行一周，但是這與過去從行宮出發——繞行——回到行宮的儀式程序一模一樣，因此可知神轎繞行一周最為重要，不論這繞行一周是實際執行，或只是象徵性。

夜遊向來引人矚目，也因此成為直播鏡頭的焦點。過去最多人參與夜遊活動，神明繞境與花車遊行等也吸引眾人目光。特別是搖神轎不但吸引許多人參與，也牽引眾人情緒，並常常成為大家喜愛拍攝的畫面。因此在2021年的直播中，可看見鏡頭畫面全程拍攝五尊神像繞行臨時行宮一周的過程，並且特別聚焦在搖神轎上。

回鑾當日最重要的部分是神像被送回神桌上放好，代表一年一度的遊神結束。因此2021年時，神明金身在臨時行宮中如何從神轎離開，不被攝入鏡頭中。鏡頭只顯示它們如何在五幫會館的會長和護轎組的護送下回到神桌上。2020和2022年的回鑾按照過去的方式進行，並且人們可以透過直播看到神轎從行宮起駕和回到古廟的畫面，甚至在2022年的時候，神轎移動的過程也放入直播鏡頭中。

雖然一些儀式透過直播鏡頭被突出，但其他儀式也因直播而被邊緣化，或因疫情被取消。亮燈儀式為吸引遊客而設，並與宗教關係較不密切，因為疫情嚴重而被取消。由於古廟神像在2021年不離開古廟，因此雖然洗街是潔淨神明即將行經的街道，但因為儀式進行方式的改變而被取消。請神上轎的儀式可分為神明金身從神桌進到神轎中，以及綁神轎兩部分。雖然綁神轎與保護神明有關（防止神明在神轎移動時被甩出來），但卻不在直播中被拍攝而被邊緣化。

遊神的網路直播並非新鮮事。2016年，柔佛古廟遊神已有網路直播，但只直播夜遊。隨後每年的古廟遊神都有網路直播，讓無法到場的信徒可以透過網路直播參與遊神。2017年和2018年的直播儀式除了夜遊，也包括出鑾和回鑾。從2019年起，民眾除了出鑾、夜遊和回鑾外，也可透過網路直播觀看亮燈儀式、洗街和請神上轎的儀式。雖然如此，但是大部分信徒仍親身參與，而不透過直播觀看遊神，古廟管理委員會也不特別宣傳遊神的直播。2020年因為疫情初起，古廟管理委員會開始鼓勵民眾透過網路直播觀看遊神，並且在遊神中提及透過網路直播觀看遊神的觀眾，而這也是遊神中第一次把網路直播提升到檯面上。因此相比之下，2021年群眾透過網路直播參與遊神並非頭一遭，古廟管委會也在過去幾年累積好些網路直播經驗。唯一新鮮的事情是，絕大多數的信徒不能自由選擇是否親身參與（2020年仍然可親身參與出鑾與回鑾等活動），而只能透過網路直播參與2021年古廟遊神。2022年的遊神不但有亮燈儀式、洗街、請神上轎、出鑾、夜遊和回鑾，也增加遊神隊伍參拜環節的直播，這讓表演隊伍可以以另一種方式參與遊神，也讓人們可以看到遊神隊伍的表演。

雖然一般民眾在2021年時無法親自參與，只能透過網路直播觀看遊神，但是柔佛古廟利用各種方法努力維繫遊神與信眾之間的關係。每次直播中，直播主持人不斷建議觀看直播的觀眾可以穿上遊神衣，並在神轎搖動時一同搖晃手機，以此來代替無法在現場抬神轎和搖晃神轎的遺憾，也可一同高呼「興啊」、「發啊」，加強參與感。此外，古廟遊神在2021年時推出「遊神口號短視頻收集活動」，徵求信眾穿上遊神衣並喊「興啊」、「發啊」的短片，首一百位提交者可獲得禮物（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21f）。

此外，觀看直播的信眾可以在直播平台中留言（直播主持人也鼓勵這樣做），表達對於遊神的想法，例如祈求神明保佑等等。在這幾年的遊神直播中，許多觀眾在柔佛古廟臉書專頁的直播下貼上雙手合十的表情圖案，或者留下「興啊」、「發啊」等在古廟遊神中常聽見的口號（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21a, 2021b, 2021c, 2021d, 2021e, 2022c, 2022d, 2022e, 2022f, 2022g, 2022h, 2022i, 2022j；8視界新聞網 2021, 2022），藉此來彌補無法到現場觀看的遺憾。從表3至表6的數據來看，可知這幾年因為疫情影響，網路直播不斷興盛，在網路直播中的留言數目也增加許多。

2021年的遊神除了在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官方的臉書專頁「柔佛古廟」和Youtube頻道「Johor Chingay」直播外，也透過十六個平台進行直播。其中「星洲日報」、「星洲日報大柔佛」、「百格」¹³、「中國報·柔佛人」、「南洋7號報館（柔佛）」、「東方日報」、「東方南馬」和「8視界新聞」¹⁴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中文媒體。「JBtalks」、「新山生活志」、「GO Johor食在好玩」和「JohorNow就在柔佛」是新山的網路雜誌與資訊平台。其他的轉播平台則與新山（「新山寬柔中學」）、文化（「世界龍獅網」和「亞洲廣播家族-台灣廟會情報局」）或娛樂（「新加坡麗星」）相關（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21g）。雖然「Johor Chingay」沒有參與2022年的網路直播，但是上述其他平台仍然參與，並且加入「亞視新聞東南亞」這一新平台（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22k）。這些網路直播平台反映柔佛古廟遊神所面

13 《星洲日報》創立的網路新聞平台。

14 8視界新聞是新加坡新傳媒集團的網路平台（8視界新聞網 2016）。

對的不只是新山當地人，也擴大至馬來西亞，甚至新加坡和台灣也關注此次遊神。¹⁵

由於只能透過網路直播參與，因此2021年的遊神直播數據非常驚人。以Youtube為例子，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在Youtube開設「Johor Chingay」的帳號，以進行現場直播。在2021年的遊神直播節目中共有五段影片，其中請神上轎的觀看次數共有1,822次、出鑾的觀看次數共有5,904次、參拜祈福儀式的觀看次數共有2,408次、五幫奉祀儀式的觀看次數共有10,051次，以及回鑾的觀看次數共有2,785次。（見表2）

表2 古廟官方Youtube帳號的遊神直播的觀看次數

	2021年
亮燈儀式	-
洗街	-
請神上轎	1,822
出鑾	5,904
夜遊	2,408/10,051 (參拜祈福儀式／五幫奉祀儀式)
回鑾	2,785

作者製表

資料來源：柔佛古廟Youtube帳號「Johor Chingay」（柔佛古廟遊神 2021a, 2021b, 2021c, 2021d, 2021e）

柔佛古廟的官方臉書帳號上也是重要的直播平台之一。從其點擊率可看見人們因疫情而無法參與時，觀看直播的人數會大增。透過2019年至2022年之間的夜遊節目的按讚人數、評論數和分享數，可發現只能透過直播觀看遊神的2021年有最多的次數。2021年的五幫奉祀儀式相等於夜遊，其中按讚人數、評論數和分享數分別是4,891、24,000和6,609次。2020年的夜遊雖仍舉行，但由於鼓勵人們上網觀看直播，因此其數字也相當可觀。當年的按讚人數、評論數和分享數分別是8,444、7,043和6,123次。雖然2022年的舉辦方式也類似2020年，評論數也非常多（達到14,000次），但是按讚人數和分享數則較

15 新山與新加坡不但在地理上相近，而且許多新山人到新加坡工作，因此兩邊的社會與經濟等關係密切。

為遜色，分別是5,883和4,948次。從整體表現來看，2021年的數據遠較其他年份多出許多。這一年是一般信眾不可參與遊神的一年，其餘年份則可參加，因此可見觀看網路直播與實體參與之間大致上呈現此消彼長的現象。（見表3至表6）

據上所述，因為瘟疫的影響，許多人只能觀看網路直播來參與遊神，因此促成2021年觀看直播節目的人數大增。可是，當2022年政府放寬政策，信眾雖然仍然無法在出鑾、夜遊和回鑾時參與抬神轎，但是可到行宮參拜並且出席亮燈儀式，也有一些人在路邊觀看遊神。因此2022年觀看直播的人數較2021年減少許多。2021年出鑾的直播儀式分別有3,776按讚人數、26,000評論數與4,428分享數；但是2022年的出鑾分別只有2,667按讚人數、6,534評論數與2,201分享數。2021年的夜遊（五幫奉祀儀式）的按讚人數、評論數和分享數分別是4,891、24,000和6,609；但是2022年的夜遊的按讚人數、評論數和分享數分別只有5,883、14,000和4,948。2021年的回鑾的按讚人數、評論數和分享數分別是1,610、11,000和1,320，但是2022年的夜遊的按讚人數、評論數和分享數分別只有1,737、4,836和953（見表5和表6）。從這些數字可知，即使沒有全面恢復，但是可親自參與會讓直播的總人數相對少許多。

此外，即使是在同一年，是否允許民眾參與也影響觀看直播的人數。2020年的古廟遊神只有夜遊禁止開放信眾參與，但仍然允許信眾在出鑾與回鑾時抬神轎。因此，當年在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業的夜遊直播節目，按讚人數、評論數和分享數分別是8,444、7,043和6,123。同當年也在臉書專頁直播出鑾和回鑾的節目相比，夜遊的按讚人數分別比出鑾和回鑾多了3.96和4.57倍，評論數則7.11和4.71倍，分享數則分別是3.85和4.3倍（見表4）。

雖然根據表3的數據，2019年透過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觀看夜遊活動的人很多，但是必須考慮當時沒有其他媒體平台同步直播，因此人數集中。在2020到2022年之間，當其他媒體平台同步直播之後，一些平台的人數並不少，因此分散觀看直播人數。例如「8視界新聞網」在2021年的五幫奉祀儀式的直播中，就有582個按讚人數，以及460個評論（8視界新聞網 2021）；在2022年的夜遊直播中，有1,900個按讚，以及1,500個評論（8視界新聞網 2022）。新加坡的新傳媒媒體集團是新加坡唯一的電視媒體集團，8視界

新聞網是其旗下的中文官方媒體平台之一，以播報新聞為主（8世界新聞網 2016）。由於許多新山華人觀看新加坡電視台為主，所以8世界新聞網成為重要的資訊管道之一。在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止，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邊境關閉，雙邊不能自由往來，所以2021和2022年許多在新加坡的新山人無法回來參與遊神。因此，可推知透過8視界新聞網觀看的信眾以在新加坡的新山人為主，也顯示無法親身參與遊神的信眾，將以觀看網路直播作為替代參與的方法。

從以上數據可知，網路仍然無法完全取代實體參與宗教活動。雖然網路可突破地域等的侷限，讓信眾得以透過網路相互連接，甚至影響宗教儀式（齊偉先 2018；林瑋嬪 2018）；但是對於需要實體進行與親身參與為佳的宗教活動（例如遊神），網路仍然無法完全取代。即使技術提升，人們可從直播中看見更多甚至全部的儀式過程，也無法取代親身參與。因此，當允許親身參與宗教活動時，人們仍然選擇親自參與。

此外，從古廟遊神這幾年的變動可知，疫情和網路直播影響了儀式。因為疫情，2021年的古廟遊神必須閉門舉行，即使2020和2022年可有限度開放予眾人參與，但是仍然有諸多限制，儀式也因此有所改變，例如在夜遊時不能用人力抬轎，而必須改以卡車。因為網路直播，某些重要的儀式透過鏡頭而進一步被突顯，但是一些較不重要的儀式則因為不被放入直播鏡頭內而被邊緣化。

表3 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在2019年直播古廟遊神節目的數據

	按讚人數	評論數	分享數
亮燈儀式	1,313	461	1,308
洗街	397	96	282
請神上轎	597	184	542
出鑾	1,528/1,371	770/1,116	1,147/943
夜遊	4,400/14,000/3,656	1,800/11,000/4367	3,900/15,000/3,598
回鑾	725/889	374/713	629/712

作者製表

資料來源：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19a, 2019b, 2019c, 2019d, 2019e, 2019f, 2019g, 2019h, 2019i, 2019j）

表4 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在2020年直播古廟遊神節目的數據

	按讚人數	評論數	分享數
亮燈儀式	1,778	460	1,237
洗街	898	109	306
請神上轎	1,253	347	762
出鑾	2,133	991	1,590
夜遊	8,444	7,043	6,123
回鑾	1,849	1,494	1,424

作者製表

資料來源：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20a, 2020b, 2020c, 2020d, 2020e, 2020f）

表5 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在2021年直播古廟遊神節目的數據

	按讚人數	評論數	分享數
請神上轎	2,627	16,000	2,598
出鑾	3,776	26,000	4,428
夜遊1（參拜祈福儀式）	1,597	8,551	1,224
夜遊2（五幫奉祀儀式）	4,891	24,000	6,609
回鑾	1,610	11,000	1,320

作者製表

資料來源：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21a, 2021b, 2021c, 2021d, 2021e）

表6 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在2022年直播古廟遊神節目的數據

	按讚人數	評論數	分享數
亮燈儀式	1,704	1,340	1,011
洗街	795	501	379
請神上轎	1,020	1,124	647
出鑾	2,667	6,534	2,201
夜遊	5,883	14,000	4,948
回鑾	1,737	4,836	953

作者製表

資料來源：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2022c, 2022d, 2022e, 2022f, 2022g, 2022h, 2022i, 2022j）

（二）權力的維持與變動

如前所述，現今的柔佛古廟遊神是新山中華公會鞏固與展示自己是新山華人社會領導者的重要時刻（莊仁傑 2019a, 2021）。柔佛古廟遊神是訴說新山開埠故事的重要媒介之一，一再凸顯新山中華公會是領導者（莊仁傑 2019a）。在新山開埠故事中，強調新山中華公會是柔佛和新山開埠的最大功臣——義興公司——的繼承者，也從義興公司繼承柔佛古廟和綿裕亭，因此具有領導新山華人社會的合法性。同時新山華人的五大方言群也互相合作與扶持，他們的代表——也就是五幫會館——不但支持新山中華公會的領導，也互相扶持，讓新山華人社會不斷繁榮與壯大。同時他們也把這一故事濃縮成「五幫共和」和「義興精神」等口號（同上引）。新山開埠故事是2000年左右才正式產生的故事，因此新山中華公會和五幫會館不斷反覆訴說這一故事，同時藉著一年一度的柔佛古廟遊神慶典，不斷地凸顯自己對新山華人社會的領導地位和代表性，顯示自己對內是新山華人領袖，對外則是新山華人的代表（莊仁傑 2019a, 2021）。

面對這些新山中華公會的權力展演，新山華人大多接受。這可從許多新山華人習慣說新山華人的農曆新年是在「遊神結束之後才過完年」一事上看出端倪。這說法是1980年代才出現，並且是新山開埠故事的一部分，由新山中華公會等不斷傳述所構成。時至今天，不論是否會觀看或參與遊神，許多新山華人都會說出並相信「遊神結束之後才過完年」；甚至外國人也接受新山華社這一說法（莊仁傑 2019a）。從中可見，柔佛古廟遊神對新山中華公會而言不只是一個宗教場域，也是權力場域，新山中華公會透過古廟遊神不斷確立自己的領導地位。

當作為權力展演的柔佛古廟遊神被疫情影響時，遊神就有所改變。雖然2020和2022年因疫情影響，使得觀眾減少，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出席，因此遊神仍順利展演新山中華公會的領導權。但是2021年的遊神是閉門舉行，信眾們無法參加，因此在這期間的各種儀式和直播鏡頭，就必須承擔起展示新山中華公會領導權的責任。

在2021年的直播鏡頭中的各種儀式，可看見新山中華公會和五幫會館的權力不斷被強調。以下以2021年的出鑾和夜遊這兩日的儀式作為分析主軸。

2021年的出鑾儀式比過去繁複許多。過去在奉香結束之後，並沒在祭詞中特別說祭獻之物為何。但是2021年特別強調獻給神明五果、義興精神糕、清茶、燒酒和財寶。義興精神糕這一供品，包含代表五大方言群的糕點（海南糕代表海南幫、煎堆代表廣肇幫、喜板代表客家幫、紅龜粿代表福建幫，以及草粿代表潮州幫），並用代表新山中華公會的粽子，取粽子中的糯米來象徵新山中華公會聯結新山所有方言群，以及新山中華公會是新山華人之間的粘合劑與橋樑。雖然今日新山中華公會和五幫會館在新山華人社會的地位穩固，但是一年一度的古廟遊神卻因為疫情而無法在2021年公開舉行，所以無法像以往一樣，透過公開的遊神慶典，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和代表性（同上引）。因此，新山中華公會藉著這一供品，告訴鏡頭前的觀眾何謂「義興精神」，藉此強調開埠故事，並再度肯定自己的地位。雖然2022年沒有出現義興精神糕，但是在參拜祈福儀式中有六甜這一供品，雖然直播中沒有解釋六甜是什麼，但可推測和義興精神糕類似的供品。

2021年夜遊早上的儀式可視為是顯示新山中華公會主控整場遊神的象徵。夜遊早上的參拜祈福儀式是過去沒有的，是因2021年的疫情所新創的儀式。在這場儀式中，新山中華公會會長為主祭，公會理事和顧問、五幫會館的會長，以及政府官員（魏家祥是交通部長，鄭修強當時是柔佛州務大臣¹⁶顧問）則為陪祭，一同向柔佛古廟主神元天上帝與其他神明祈求。

邀請政府官員出席參拜祈福儀式的舉動，可視為拉攏執政者的行為。過去遊神時，會在亮燈儀式邀請政府代表出席，並一同開幕；夜遊當晚也會邀請政府官員與柔佛王室前來觀看遊神。這些儀式都蘊含豐富的政治色彩，顯示新山中華公會意欲透過政治人物的出席為自己的權力背書，同時也藉此向政治人物示好（莊仁傑 2019a, 2021）。雖然2021年的遊神無法用以往的方式舉行，但是透過邀請政府代表出席參拜祈福儀式，並且安排他們位居中央位置，以及在直播中公開感謝政府的協助，可視為延續過去向政治人物示好、讓其為自己權力背書的方式。

16 柔佛州務大臣相等於柔佛的首相。

其他儀式也可看見新山中華公會和五幫會館的權力不斷被強調。出鑾和回鑾儀式結束前的一大段禱文，都不斷指出新山中華公會是支配柔佛古廟及其遊神活動的團體。在請神上驕時，鏡頭集中在五幫會長們把神明金身從神桌請下放到神轎中。回鑾時也集中顯示神明金身如何被五幫會長及護轎組護送回神桌上。這些儀式和直播鏡頭不但突顯遊神中重要的儀式與轉折點，也突顯五幫會館在遊神中的地位，以及對於所負責的神明的權力。透過古廟遊神儀式展示權力的方式不斷出現在過去的遊神中（莊仁傑 2019a, 2021），2021年的變化只是因為疫情所進行的最新嘗試而已。

綜上所述，新山中華公會看似因為疫情，無法繼續透過遊神展演權力並持續鞏固自己的地位。但實際上，新山中華公會仍然透過直播鏡頭和各種儀式展演自己的權力，把直播變成權力場域的一部分，告訴新山華人社會自己是新山華社的領導者。

另一方面，從2020至2022年間的古廟遊神儀式變遷中，可以看見新山中華公會、五幫會館和參與者因為權力大小的不同，進而促成權利的變動。其中中華公會的權力／利變大，各個方言群的自主權縮小，這點可從空間的隸屬權與使用權看出端倪。過去的古廟遊神中的三個主要發生地點——古廟、行宮和新山市區的街道——前兩者屬於新山中華公會管轄，後者則屬於新山市政府管理。雖然新山中華公會掌握古廟和行宮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但是由於遊神時人與事情都很多，因此許多在古廟和行宮的事情都交由五幫會館自行掌控和決定（莊仁傑 2016b）。特別是行宮佔地大且人更多，對於事情的管控更困難。換言之，雖然新山中華公會藉由對空間的掌控擁有最大的權力，但是因為掌控的力量有極限，因此把可緊抓在手的權利部分讓渡給他者。

因為疫情和空間限制而產生的權力／利變化，可見於抱太子的儀式和人數管控二事。過去遊神時，潮劇團舉行抱太子的儀式時，只請負責元天上帝的柔佛潮州八邑會館會長參與。但由於2021年時所有儀式都在古廟進行，並且人數少很多，使得新山中華公會的權力得以深入各個遊神的細節。如此情況下，新山中華公會會長在2021年也參與抱太子的儀式。但是當遊神在2022年有所恢復時，直播中就不再見到抱太子的儀式，新山中華公會會長也不參與。此外，由於新山中華公會是柔佛古廟的擁有者，因此掌控遊神期間進出

古廟的權力。¹⁷疫情期間，雖然五幫會館可透過工作會議與新山中華公會要求進出的人數，¹⁸但是在執行上仍依賴新山中華公會的決定。簡言之，由於疫情影響，使得古廟遊神在2021年時的空間限制在古廟內，參與的人數也被控制，因此使得新山中華公會得以進行更細微的管控。雖然五幫會館有一定的發言權和權力，但是其權利仍然縮小。

在2020至2022年間的遊神中，權利被限制最為嚴重的是一般參與者。在遊神之中，一般參與者大多並非是地方菁英階層，因此對於遊神的內容沒有置喙的權力，只能按照主辦方的決定參與遊神活動。在過去的遊神中，即使一些環節只准許身穿遊神衣者參與，但由於取得遊神衣不困難，所以可說絕大多數的環節對眾人開放。¹⁹2020和2022年夜遊因為疫情而把神轎放在卡車上巡遊，不但不鼓勵眾人前來參與遊神，並且呼籲眾人可透過網路直播觀賞遊神（雖然仍然有好些人在路邊觀看遊神）。2021年時，遊神全程採取閉門的方式進行，民眾只可透過網路直播觀看遊神。此外，由於信眾無法到現場敬香，所以無法領取貴人紙等祭祀用品回家祭拜。²⁰縱觀這三年的遊神，因為疫情關係，一般參與者因為權力弱小，所以參與遊神的權利最為嚴重受損。

由於只可透過網路直播觀看，因此民眾不能像以往一樣能夠透過移動身體與視線，任意觀看遊神的任何環節。所有能看到的遊神儀式的畫面，都取決於主辦者——新山中華公會——的決定：他們決定哪些是觀眾可以看的，哪些是想要給觀眾看的，以及哪些是不需要給觀眾看的。在這情況下，對於綁神轎有興趣的人無法看到綁神轎的進行；對於神轎從古廟山門到行宮這段過程有興趣的人無法看到這過程；以及無法看到神明金身如何從神轎中離開。即使2022年的直播畫面增加，但是仍然無法改變觀眾權利被縮小的事實。換言之，一般參與者所能看到的畫面，都受到主辦單位的限制。即使直

17 即使是過去遊神不受疫情影響，在遊神期間管控人潮的是新山中華公會轄下的中華警衛隊。

18 五幫會館在新山中華公會的監事會和古廟管理委員會都有代表議席。

19 例如出鑾當日，規定只有身穿遊神衣的人才可進入古廟內。更重要的是，只有身穿遊神衣者才可以抬神轎。遊神衣只需要到五幫會館的會所購買即可。

20 許多信眾在古廟遊神期間，會到行宮敬香，同時也領取古廟派發的貴人紙等，把它們拿回家並供奉在神桌上。此資訊來自報導人R。R是土生土長的新山人，年輕時年年參與遊神，後來每年在柔佛古廟遊神期間都到行宮敬香。訪問時間：2021年8月14日；訪問地點：透過網路。

播時主持人呼籲人們可自行搖動手機、在螢幕前高喊遊神口號，或者透過留言來參與遊神，但是這些都無法完全替代親自身臨現場參與。

雖然權力／利被縮小，但是許多信眾和一般民眾並不介意。相對於新山中華公會等把遊神作為宗教與權力場域，一般信眾則視遊神為宗教場域而已。在這場域之中，他們注重的部分是能夠參與，向神明祈福與沾染靈力。如果無法親身參與，則以觀看網路直播來代替。因此，雖然他們的權力／利縮小，能夠親身參與的環節也變少（2021年無法參與，2020和2022年則可到行宮參拜），但是因為網路直播可作為替代參與的方式，參與的部分仍然不變，因此只能觀看直播的參與方式並沒引起信眾激烈反對與反彈。

雖然能夠同意疫情期間限制參與，但是好幾位訪談人希望日後恢復以往的參與方式。W²¹是常常參與古廟遊神的信眾，他們都能接受因為疫情而限縮一般信眾的參與權。即使只是去觀看遊神的L²²也持有類似的看法。但是另一方面，W、A²³、T和L都表示，透過網路觀看遊神，無法親自到神明面前祈福，缺乏對遊神的參與感，也無親身參與時的熱烈氣氛（W表示，特別是抬神轎的部分）。因此，許多受訪者表示，疫情期間的直播時都只是觀看一小部分，而不全程觀看。例如A表示只看了出鑾與回鑾大約30到45分鐘，L只看了一部分的夜遊，T也只在網路上看了一下。W較為特別，在2022年在回鑾當天到現場觀看遊神，以增加臨場參與感並感染氣氛。他們都希望可在疫情之後恢復以往的遊神模式，進而可以親身參與，增加參與感。另外，研究柔佛古廟遊神的學者B²⁴認為，古廟遊神的儀式雖然因為疫情而有所改變，但是目前看來，未來仍有很大可能恢復以前的模式，不會因疫情而有太大的變動。

從柔佛古廟遊神的一連串變化，可見網路力量如何改變宗教活動。雖然

21 W是新山人，約五十歲。從年輕至今多次參與遊神，但是沒有參與護轎組等組織的一般信眾。訪問時間：2022年8月24日；訪問地點：透過網路。

22 L是新山人，四十多歲。過去沒有參加遊神，但因工作需要而必須接觸遊神，也促成觀看遊神的契機。訪問時間：2022年8月24日；訪問地點：透過網路。

23 A是新山人，近三十歲。A的家族在新山紮根已經三代人，雖然父母只在遊神期間購買燈籠（透過掛燈籠表示得到神明的祈福），但是自己成年後會主動參與遊神活動。訪問時間，2022年8月24日；訪問地點：透過網路。

24 B本身是新山出身的學者，主要透過田野調查和文獻檔案，從事有關二戰前和日據時期的古廟遊神，並曾發表過相關文章。訪問時間：2022年8月28日；訪問地點：透過網路。

一些宗教活動可以透過第三者傳遞相關消息，甚至以各種媒介代替親自參與（林瑋嬪 2018，2020：163-164），或者透過網路直播參與日常的宗教禮拜活動，但是一些宗教活動仍然強調親身參與，柔佛古廟遊神即是其中一個例子。遊神期間去抬神轎，並且到行宮敬拜神明，都要求信徒必須親身參與。因此，只允許信徒透過網路直播參與，雖可說是因為疫情而採取非常方法的特殊案例，但這只是暫時改變宗教參與的方式，讓網路直播代替親身參與。直播主持人多次邀請民眾高呼遊神口號、搖動手機、在直播中留言等方式來參與遊神，主辦方也多次在祭詞中不斷向神明表示「線上眾善男信女」也是遊神的參與者，以讓他們也獲得神明賜福與保佑，雖然他們不在神明金身面前，更不在現場。因此，從此可見林瑋嬪（2018）提及透過各種媒介代替親身參與的現象，不但在台灣日常的小規模宗教活動出現，也在柔佛古廟遊神這類大規模宗教活動中出現。2022年有限度的恢復後，觀看直播人數有所下降，因此這種方式是否會持續下去，仍然有待觀察。不過從此可知，網路直播這方法在今日仍然無法完全取代親身參與。

除了華人社會內部的權力／利變動，政府因疫情而對古廟遊神有一些影響力。由於古廟遊神聚集大量人潮，可能加劇疫情傳播，所以政府制定一些政策以避免遊神群聚導致疫情擴散。首先是在2020年要求古廟遊神必須配合政府防疫政策，縮小夜遊規模。雖然期中發生一些衝突，²⁵但是仍然順利舉行。2021和2022年也繼續配合政府的規定縮小規模舉辦遊神活動，除了限制人數，並按照政府要求必須掃描電子疫苗證等等。特別是2021年的遊神，只能在古廟內進行全部的儀式。雖然政府的控制力並未細緻到管控古廟遊神儀式的具體進行方法，但是透過場地和人數的限制，也無形中促成儀式的改變。²⁶

同中國、香港和台灣的個案相比，可看見柔佛古廟遊神因為權力脈絡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樣貌。康豹（2011）從台灣新莊的個案指出，廟宇和儀式的控制權取決於當地脈絡和官員、地方菁英和神職專家三者的關係。蔡志

25 根據T所言，雖然最後順利舉辦，但是當初中華公會並未完全按照政府的防疫要求進行。訪問時間：2022年8月10日；訪問地點：新山某餐館。訪問時間：2022年8月24日；訪問地點：透過網路。

26 政府對於儀式的影響力的看法，必須感謝莫家浩博士所提供的意見與總結。

祥（2011）則從香港吉澳島的個案指出，官方的實際影響是遙遠的，更為重要的是地方菁英的掌控。

從柔佛古廟的個案來看，儀式專家和官方的影響力遠遠不如當地菁英的影響力。與香港、台灣和中國等地的情況非常不一樣，在柔佛古廟遊神中，地方菁英（古廟管理委員會）取代儀式專家成為儀式流程與內容的制定者。雖然官員可透過各種政策影響遊神活動，並且是新山中華公會極力討好的對象，但是因為馬來西亞的政治機構不插手華人宗教的具體操作，所以廟宇的控制權和儀式如何進行，仍是由地方菁英決定。因此，這與康豹（2011）的個案十分不同，古廟遊神中儀式專家消失，官方雖然看似有一定影響力，但是實際上地方菁英是擁有最大的權力。因此柔佛古廟在實際操作上更為類似香港的個案（蔡志祥 2011），地方勢力掌控具體的儀式內容與流程。

此外，從古廟管理委員會和新山中華公會理事會的名單中，可見到長期活躍於新山華團的地方菁英在團體內部逐步成為重要人物，²⁷進而見到類似丁仁傑（2020）所言的資本積累。但是柔佛古廟遊神此一個案與丁仁傑所言的有所差異。雖然現代國家與政府強大，使得地方菁英必須討好與配合政權，但是並未削弱地方菁英對柔佛古廟及其遊神的掌控權，甚至這些年來更把古廟遊神作為鞏固權力的方法。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馬來西亞華人宗教儀式同中國、香港和台灣的華人宗教儀式類似，都體現權力的競爭、合作與融合，以及肯定現有的社會秩序（Ahern 1981；蕭鳳霞 2003；康豹 2011；蔡志祥 2011, 2019；丁仁傑 2020）；但是也因為社會與政治的脈絡不通，所以呈現不同的樣貌。至今為止，可看見地方菁英如何透過宗教儀式（古廟遊神）與政治權力打交道（康豹 2011；丁仁傑 2020；莊仁傑 2021），但是宗教儀式如何反映內部權力仍需進一步分析。從本文可知，地方菁英之間的權力有差異，並且因為空間的影響而不斷變化。此外，與地方菁英相比，一般參與者（信徒）的權力更小權利更少，對於儀式內容等只具有被動接受，難有置喙的權力。

27 例如新山客家公會的陳奕錦先生。從年輕時參與客家公會，到後來也參與新山中華公會，並在兩個組織中擔任理事。並從一般的職務，逐漸升任到今日的新山中華公會副會長之職。

（三）信徒範圍的改變

柔佛古廟遊神因疫情改變的儀式，以及網路科技的運用，也可用於探討信徒範圍的變化。過去討論信徒範圍時，主要從鄉村的角度檢視（林美容 2019）。張珣則指出（2019）儀式的變化也重新界定信徒的範圍（把周圍自願加入的信徒也劃入）。柔佛古廟是座城市廟宇，其祭祀圈隨著人口移動而擴張。但是並未有人從柔佛古廟分香，在遠離新山地區的地方另外建立廟宇。²⁸

由於柔佛古廟沒有分香，許多柔佛古廟的信徒每年都從新山以外的地方回來參與遊神（這些信徒大部分都是新山人），因此古廟的信徒範圍大體維持不變。即使是在2019年的出鑾與回鑾的祭文中，也只是提及「國泰民安」，顯示認定的信徒範圍即使擴大也仍限於馬來西亞。

但是在2021和2022年的古廟遊神時，柔佛古廟的信眾範圍擴張至全世界，並且這變化與網路直播有關。2021年時，在出鑾、回鑾，以及夜遊早上的參拜祈福儀式，都提及「全球人民」和「在線上眾善男信女」，無形中把全球人，特別是直播觀眾囊括至柔佛古廟的信眾中。過去的遊神即使有直播，也未把網路直播的觀眾包括在祭詞內。但是這一年的遊神多次提及「線上眾善男信女」。過去的祭詞中雖然提及信徒（這不包括古廟管委會，及新山中華公會與五幫的領導層），但並未像這次如此強調。

過去參與遊神的民眾，主要是親自到現場參與的新山人（即使他們長期居住的地方不是新山），因此不需要擴大信徒的範圍，把不在現場的直播觀眾囊括進去。但是在2021年時，過去許多到現場參與，但是身居外地的新山人，只可透過網路直播參與遊神，因此只要觀看遊神直播者都視為是柔佛古廟的信徒。雖然在2022年沒提及「全球人民」，但是在儀式中仍然提及「線上眾善男信女」，繼續把觀看直播者視為信眾。未來是否延續此做法，仍有待觀察。換言之，由於無法親自參與，促成所有信徒只可網路直播參與遊

28 柔佛古廟唯一的分香廟宇，是位於新山市郊的綿裕亭旁的村子義興三巷。但是義興三巷因城市發展而拆遷，此廟宇也消失。但是原先供奉在廟內的五尊神明——元天上帝、洪仙大帝、感天大帝、華光大帝和趙大元帥，則繼續祀奉於村長家中。由於此座廟宇消失，因此不計入分香廟宇中。

神，但由於網路直播突破國界的地理限制，無形中信徒範圍也擴大。林瑋嬪（2018）在其研究中提到乩童因為網路等而擴大權力，但同時這也反映信眾可透過網路與神明連接；齊偉先（2018）提到網路成為新的信眾連接，人們透過網路形成新的宗教社群。從這角度觀之，雖然柔佛古廟因疫情而被迫限制遊神參與人數甚至必須閉門舉行，但是透過網路直播遊神，讓原有的信眾可以透過網路與神明連接，甚至可藉此突破地理限制。雖然不得而知觀看網路直播的信眾之間是否會互通有無，甚至構成新的網路，進而延伸出新的宗教活動，但是這值得繼續觀察。

另一方面，從2022年遊神有所恢復之後，雖然信眾無法隨著隊伍走甚至抬神轎，但仍然有好些人到路邊觀看遊神。這指向雖然網路的確能連接信眾與神明，但是最好的方式仍然是直接與神明物質實體接觸，特別是這種需要親自本人參與的宗教活動。另外，雖然網路有助於產生新宗教社群，但是齊偉先的研究案例仍然有實體相遇，而且遊神等事情需要親自參與，因此至今為止較難先有網路聯繫再有實體接觸的情況發生（但可繼續觀察）。

柔佛古廟在疫情期間的遊神情況，與林美容（2019）和張珣（2019）的理論有所差異，因此可從中推演出新的假說。由於柔佛古廟是座城市廟宇，因此與林美容的研究案例中的信仰圈是由跨農村組織構成的情況很不一樣。張珣的研究個案雖然指出現在的鎮瀾宮是由工商界人士把持的廟宇，鎮瀾宮原有的信徒仍然保持不變，只是新信徒加入進而導致信仰圈擴大。相比之下，柔佛古廟在疫情下的遊神，卻是由廟方透過儀式把其他人（不論是否是信徒）納入祈福禱詞之中，並透過網路直播擴大信徒範圍。因此，與林美容和張珣的研究不同之處在於信仰圈的擴大不只是因為信徒的主動加入而已（林美容 2019；張珣 2019），也可能透過廟方的主動行動而無形中擴大。此外，儀式並非是信徒範圍擴大的結果（張珣 2019），反之儀式也可能是擴大信徒範圍的原因和方法（透過儀式納入他人）。在這積極主動把他人納入信徒範圍內的過程中，除了儀式很重要，網路也是其中的關鍵工具。網路使得信徒範圍可以打破實體空間的限制，透過網路的虛擬空間延伸，進而把千里之外的新舊信徒們納入神明保佑的範圍之中。換言之，未來探討祭祀圈／信仰圈／信徒範圍的時候，除了必須考量真實世界的空間範圍之外，也必須納

入虛擬世界的空間範圍。

綜上所述，由於疫情的影響，促成柔佛古廟在2020和2021年的的遊神儀式有所變化。為了配合直播鏡頭與防疫政策，遊神儀式不得不有所變化。在這變化中，有些儀式被突顯之餘，也有些儀式被邊緣化，甚至也有新儀式出現（但是否會延續則有待觀察）；同時觀看直播成為因疫情限制而產生參與遊神的替代方式。另一方面，即使因疫情而導致的儀式變動，新山中華公會和五幫會館仍繼續透過柔佛古廟的儀式展現自己的權力。此外，因疫情影響導致遊神的儀式空間變小，促成新山中華公會對遊神的掌控變大，同時五幫會館和一般參與者（信徒）的權力變小，特別是後者。最後，由於疫情的關係，促成信徒只能透過網路直播參與遊神。這不但改變參與宗教活動的方式，也因網路跨越國界的限制，使得信徒範圍擴大至全世界。

六、結論

Covid-19在全球肆虐，馬來西亞也不例外。因為疫情影響並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在2020至2022年間改變遊神儀式，以減少群聚降低病毒傳播的機會。甚至在2021年閉門進行遊神，禁止信徒親身參與。另一方面，柔佛古廟管委會也透過網路直播，讓無法親身參與的信徒得以參與遊神活動，並且以留言或搖晃手機等方式，取代親身參與的體驗。

2020年的遊神儀式雖然改變不多，但是其影響卻是深刻。古廟遊神中的夜遊是最多人參與的活動，並且強調親自抬神轎。但為減少群聚而把神轎放在卡車上巡遊，使得許多信徒無法親自抬神轎。雖然一些人改為出席出鑾和回鑾活動而得以親身抬神轎，但是也有許多人不親自參與遊神，改以觀看網路直播的方式參與。雖然這看似改變不大，但卻是自1970年以來第一次把神轎放在卡車上巡遊，因此造成轟動。

2021年因為疫情非常嚴重，所以閉門舉行遊神活動，並改變許多儀式的進行方式。這一年的遊神，神明的神轎沒離開古廟前往設在綿裕亭的行宮，而是前往古廟庭院的臨時行宮。由於不離開柔佛古廟，因此亮燈儀式和洗街儀式取消，並且夜遊活動改為早上進行參拜祈福儀式和傍晚的五幫祭祀

儀式。因為閉門，所以只允許新山中華公會和五幫會館的一些人參與遊神儀式，一般信徒不可參加，只可透過網路直播觀看與參與。換言之，因為疫情的影響，促成古廟遊神儀式大幅改變。

2022年隨著政府開始放鬆防疫政策，古廟遊神可公開舉辦，但仍有所限制。類似2020年的舉辦方式，夜遊時神轎必須放在卡車上，而不能由人來抬轎。同時在出鑾、夜遊和回鑾儀式中，政府皆明確限制人數。但與2021年比較，民眾可以到行宮觀看亮燈儀式和參拜神明，並且從直播畫面中可知一些民眾也在遊神路線旁觀看遊神。此外，2022年出鑾的當天傍晚，新山中華公會單獨舉辦參拜祈福儀式。這是第一次在遊神中出現的儀式，雖然不知此儀式未來是否會演變成固定的儀式，但值得關注。

由於疫情爆發，為了配合防疫政策，而不得不在遊神儀式上做出上述改變，並且以網路直播的方式降低與限制參與人數。也因為直播的關係，使得一些儀式被突顯或邊緣化。請神上轎時五幫會館的會長把神明金身從神桌請下並移到神轎中、出鑾時把神轎抬離古廟正殿及抵達行宮、夜遊時抬著神轎讓神明巡遊一周，以及回鑾時由五幫會館的會長及護轎組把神明護送會神桌上等，是被突顯出來的儀式。雖然這些儀式在平常遊神時已被突顯，但因直播的關係它們更進一步被突顯出來。

網路的出現改變宗教活動，甚至網路可取代親身參與宗教活動，或扮演組織宗教活動的重要角色（林瑋嬪 2018, 2020；齊偉先 2018；賴冠羽 2020；Kluver and Cheong 2007），但是過去的研究卻未討論大型宗教活動能否與網路的結合。柔佛古廟遊神突破以往小型宗教活動的限制，在許多信眾無法親自參與的情況下，依靠網路來維繫遊神活動與信眾之間的關係。林瑋嬪（2018, 2020）指出電話和Line成為神壇問事的工具，但是這主要是小型宗教活動，並且屬於神明——儀式專家——個別信眾三者之間的關係。可是遊神是大型宗教活動，其中神明、儀式專家／主辦單位（在柔佛古廟中，主辦方決定儀式如何進行，也不聘請道士等協助）與信眾都是複數的，形成錯綜複雜的關係。因此可見即使在關係繁複的宗教儀式中，網路仍然扮演一定的角色。另一方面，柔佛古廟遊神與白沙屯媽祖繞境等其他大型宗教活動不同。在白沙屯媽祖繞境中實體參與仍然是主軸，網路直播等只是輔助之用；

但是網路在2021年的柔佛古廟遊神可說是主軸，並且在2020和2022年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疫情期間的柔佛古廟遊神擴大人們對於網路與宗教活動結合的想像，同時也促使未來有關宗教與網路科技的研究也可把大型宗教活動納入研究之中。

雖然如此，但實體參與仍然是信眾所關注的，所以網路與宗教活動的結合有其侷限。古廟遊神在疫情爆發前就已在網路上直播，但因為古廟遊神強調親自參與，所以觀看網路直播完全取代親身參與是不可能的事情。從2022年的觀看直播數據有所下滑來看，親身參與仍然是首選。因為疫情的影響，促成一般信徒在這幾年的大部分遊神儀式中只能以觀看網路直播的方式參與。這些觀看直播代替親身參與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也改變信徒參與宗教活動的方式，成為新的宗教參與體驗。但是從直播時的各種留言、²⁹訪談人的反應，以及2022年的直播數據有所下滑，可知觀看網路直播始終是不得已的情況下的選擇，親身參與始終排在第一順位。因此，古廟遊神如何因應疫情而改變的個案，一方面指出大型宗教活動如何藉由網路繼續延伸，但也同時指出網路與宗教活動結合的侷限性。

Wolf (1974)、Ahern (1981)、蕭鳳霞 (2003)、康豹 (2011)、蔡志祥 (2011, 2019) 和丁仁傑 (2020) 等人的研究探討宗教活動所體現的社會秩序和權力，但是主要以中國、香港和台灣為個案。新山的柔佛古廟遊神是在兩岸三地以外的地區，可從中看到大中華區以外的華人宗教活動如何體現地方權力和社會秩序。從古廟遊神的例子中，雖然可見政府對宗教活動有影響力，並且是地方菁英所欲討好的對象，但是政府卻不插手具體的宗教活動內容，再加上沒有儀式專家，因此地方菁英擁有最大的控制權。換言之，在大中華地區以外的地方，華人宗教活動中的官方力量削弱很多，地方菁英反而是主導者。這類似曾由英國殖民過的香港——官方是非常遙遠的，地方菁英則是宗教活動的主導者（蔡志祥 2011）。新加坡等大中華地區以外的地方也有類似的情況，政府對宗教活動儀式並不多做干預，使得宗教活動由地

29 許多人仍然希望疫情早日消退，明年的古廟遊神仍正常舉行。

方菁英所主導。但是，這不代表政府不干涉宗教活動，而主要是從政策的層級來影響宗教活動，而不直接介入。因此，有關大中華地區之外的華人宗教活動有不少的研究，它們具有怎樣的性質，並對於原有的理論等有所啟發，值得未來更多的研究進一步探討。

另一方面，宗教活動也可看見權力／利的維護與變化，以及權力和空間的掛鉤。古廟遊神是一權力場域，新山中華公會和五幫會館透過古廟遊神的各種儀式向參與者展示自己的權力，並以此來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即使疫情促使儀式改變，他們仍然透過直播鏡頭繼續展演自己的權力，把權力場域擴張至網路。此外，由於2021年的遊神的進行空間縮小，使得新山中華公會對古廟遊神的控制權進一步擴大，這從新山中華公會會長參與抱太子的儀式和負責管控在場人數等，可得知一二。也因為空間縮小，使得五幫會館無法像從前一樣掌握一些遊神事務的管控權，而必須與新山中華公會做更多協調。隨著權力進一步集中到新山中華公會，非地方菁英的一般參與者／信徒權利的限縮最為嚴重。他們不但無法親身參與，只能觀看網路直播，被剝奪了具現在實體的空間中，只允許通過網路（虛擬空間）參與。簡言之，這些不同參與者的權力／利因遊神而有很大的變動。即使都是菁英，但是主事的新山中華公會權力放大，五幫會館等則縮小，至於非菁英更喪失實體參與的可能。

也因為透過網路直播參與柔佛古廟遊神，使得信徒範圍無形中擴大。以往的古廟遊神只限於新山人參與，祭詞中信徒所在地最大的範圍也只是馬來西亞。但是因為信徒只可透過網路參與，因此屢次提及「線上眾善男信女」；更因為疫情的影響，使得祈福中也請求神明保佑「全球人民」。即使在2022年有所恢復，但是「線上眾善男信女」仍然出現。這顯示因為網路直播和疫情，促成儀式中所想像的祭祀共同體從新山人擴大成全球人民，促成信徒範圍無形中擴大。

與前人的研究（林美容 2019；張珣 2019）比較，再加上柔佛古廟遊神的狀況，可以從中推出新的理論假說。由於信徒範圍是透過禱詞顯示出來，因此可說信徒範圍的擴大不只是信徒的主動加入，也可以是廟方主動納入。廟方主動擴大信徒範圍的情況下，儀式可以說是信徒範圍變動的方法和原因，而不只是信徒範圍變動的結果。最後，從柔佛古廟在疫情期間的遊神儀式

中，可以發現信仰圈／信徒範圍不限於實體空間，因此未來在討論相關事情時，必須把網路等虛擬空間納入討論。由於現今尚未有足夠的研究和案例供討論，所以尚待未來相關的研究繼續探討相關問題，提供更多案例驗證這些假說是否成立。

由於古廟遊神活動中的權力／利與信徒範圍的變化包括對空間的控制，所以宗教與權力相關的研究可納入空間的討論。過去的華人宗教研究較為注重人群之間的權力分配與關係（Wolf 1974；Ahern 1981；蕭鳳霞 2003；康豹 2011；蔡志祥 2011，2019；丁仁傑 2020；林美容 2019；張珣 2019），但空間不是人們所討論的重點。但是從古廟遊神中，可看見宗教、權力與空間三者的關聯與變動是個可進一步深入討論的主題，並且此一空間不只是實體空間，也必須包括網路等虛擬空間。藉由對空間的討論，可進一步擴大對於宗教活動及其體現的權力的理解。

在Covid-19肆虐之下，全球各地的宗教活動都停擺或者改以線上進行。馬來西亞宗教場所因疫情而時開時閉。台灣疫情進入三級警戒時，一切宗教活動暫停。新加坡也因應疫情變化不斷調整宗教場所的人數，甚至暫停所有宗教活動。因此，柔佛古廟遊神的儀式因為疫情而有所改變並非特例，但是也因此提供一個觀察宗教活動的窗口。

疫情改變宗教儀式的進行方法，也改變人們參與宗教活動的方式。但是這始終是不得已的情況，親身參與仍然是第一選擇。因此，隨著疫情平伏，親身參與宗教活動將再次成為主流，祈求神明保佑的信徒範圍也可能再度縮小。但在疫情反覆且不知何時終結的情況之下，疫情期間的古廟遊神的進行方式仍將持續下去，信徒只可透過觀看網路直播參與，主辦方也只能繼續要求神明持續保佑「線上眾善男信女」與「全球人民」。但唯一可確定的是，疫情如何改變必須實體參與的宗教活動，並且是否可能造成長期的影響，仍然需要持續觀察下去。

參考書目

丁仁傑

- 2020 民眾宗教中的權威鑲嵌：場域變遷下的象徵資本與靈性資本 [The Insertion of Authority in Popular Religion: Symbolic and Spiritual Capital in a Changing Field]。臺北：聯經出版社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電子書）

中國報·柔佛人 China Press, Johorean

- 2019 柔佛古廟遊神路線圖 [The Route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中國報·柔佛人 [China Press, Johorean]，2月22日 [February 22]。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90222/%E6%9F%94%E4%BD%9B%E5%8F%A4%E5%BA%99%E6%B8%B8%E7%A5%9E-%E6%96%B0%E5%B1%B1%E8%A6%81%E9%81%93%E5%88%86%E9%98%B6%E6%AE%B5%E5%B0%81%E8%B7%AF/>，2022年4月10日 [April 10, 2022]。

- 2021a 【柔佛人頭條】柔佛古廟巡遊未知能否如期舉辦 游神衣先登場囉！ [The Procession May Be Cancelled This Year, but Shirts for the Procession Are on Sale Now]。中國報·柔佛人 [China Press, Johorean]，2月7日 [February 7]。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https://johor.chinapress.com.my/20210207/%E3%80%90%E6%9F%94%E4%BD%9B%E4%BA%BA%E5%A4%B4%E6%9D%A1%E3%80%91%E6%9F%94%E4%BD%9B%E5%8F%A4%E5%BA%99%E5%B7%A1%E6%B8%B8%E6%9C%AA%E7%9F%A5%E8%83%BD%E5%90%A6%E5%A6%82%E6%9C%9F%E4%B8%BE%E5%8A%9E-%E6%B8%B8/>，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b 【2021古廟遊神】柔佛古廟遊神開跑 警官盯著SOP！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Begins, Police Asks to Follow SOP]。中國報·柔佛人 [China Press, Johorean]，3月2日 [March 2]。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https://johor.chinapress.com.my/20210302/%E3%80%902021%E5%8F%A4%E5%BA%99%E6%B8%B8%E7%A5%9E%E3%80%91%E6%9F%94%E4%BD%9B%E5%8F%A4%E5%BA%99%E6%B8%B8%E7%A5%9E%E5%BC%80%E8%B7%91-%E8%AD%A6%E5%AE%98%E7%9B%AF%E7%9D%80sop%E5%BC%81/>，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叻報 Lat Pau

- 1888 柔佛賽神 [Procession in Johor]。叻報 [Lat Pau]，二版 [p. 2]，3月3日 [3 March]。

白偉權 Pek, Wee Chuen

- 2015 柔佛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Johor Bahru, Johor, 1855-1942]。加影：新紀元學院 [Kajang: New Era College]。

吳幼婷

- 2007 台灣基督教網絡宗教研究之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aiwan Christianity Online Religion]。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Master Thesis.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林美容

- 2019 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 [From Ritual Community to Belief Sphere: The Territori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Local Societies]。刊於[In]進香·醮·祭與社會文化變遷 [Pilgrimages, Sacrifice Offerings and Soc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謝國興主編 [Hsieh, Kuo-hsing ed.]，頁 71-97 [Pp. 71-97]。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林瑋嬪

- 2018 跨越界線：Line與數位時代的宗教 [Beyond the Line: Line and Religion in the Digital Age]。刊於[In]媒介宗教：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 [Mediating Religion: Music, Image, Object and New Media]，林瑋嬪主編 [Lin, Wei-ping ed.]，頁 267-301 [Pp. 267-301]。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2020 靈力具現：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教 [Materializing Magic Power: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in Villages and Cities]。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星洲日報 Sin Chew Daily

- 2020a 測體溫 洗手消毒 領口罩 柔古廟游神亮燈設三防線 [Take Body Temperature, Sanitize Hands, and Take Facemasks Three Fronts are Set for the Enlightening Event]。星洲日報 [Sin Chew Daily]，2月11日 [February 11]。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215536.html，2021年8月2日 [August 2, 2021]。
- 2020b 柔佛古廟游神活動 大臣勸告取消夜遊 出鑾回鑾可照跑但須呈名單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Menteri Besar Advise to Cancel the Night Procession but to Retain gGoing Out and Back to the Temple with A Name List]。星洲日報 [Sin Chew Daily]，2月13日 [February 13]。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216117.html，2021年8月2日 [August 2, 2021]。
- 2022 柔古廟遊神SOP出爐 須獲警批准 信徒禁遊行 [The SOP for the 2022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Comes Out. Permit from police Is Needed and Believers Are Not Allowed to Participate Some Part of the Procession]。星洲日報 [Sin Chew Daily], 2月9日 [February 9]。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sinchew.com.my/20220209/%E6%9F%94%E5%8F%A4%E5%BA%99%E6%B8%B8%E7%A5%9E%94%E5%87%BA%E7%82%89-%E9%A1%BB%E8%8E%B7%E8%AD%A6%E6%89%B9%E5%87%86-%E4%BF%A1%E5%BE%92%E7%A6%81%E6%B8%B8%E8%A1%8C/>, 2022年4月10日 [April 10, 2022]。

柔佛古廟遊神 Johor Chingay

- 2020a 2020庚子年 柔佛古廟眾神巡遊-眾神坐轎 [Year 2020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Deities Set on Sedar Chairs]。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0are1504_A&t=1265s,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0b 2020庚子年 柔佛古廟眾神巡遊-眾神出鑾 [Year 2020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Going Out from the Templ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4SpmEvU20c&t=2147s>,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0c 2020庚子年 柔佛古廟眾神巡遊-眾神夜遊 [Year 2020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the Night Procession]。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zBgOikFzg&t=14996s>,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0d 2020庚子年 柔佛古廟眾神巡遊-眾神回鑾 [Year 2020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Going Back to the Templ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mCbzoonEw>,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a 請神坐轎 [Deities Set on Sedar Chairs]。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xC-wKuwc&t=1333s>,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b 2021辛丑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內部）游神直播（眾神出鑾） [Year 2021 Live Streaming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Going Out from the Templ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6GIyn-zhU&t=5110s>,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c 2021辛丑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內部）游神直播（參拜祈福儀式） [Year 2021 Live Streaming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the Worship Ritual)]。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dnW1KBSuk&t=2529s>, 2022年8

月8日 [August 8, 2022]。

2021d 2021辛丑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內部）游神直播（五幫奉祀儀式）[Year 2021 Live Streaming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Rituals of the Five Dialect Group Associations)]。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wpAUG8Ugo&t=6536s>,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2021e 2021辛丑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內部）游神直播（眾神回鑾）[Year 2021 Live Streaming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Going Back to the Templ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t_xCGpl5U&t=2804s,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柔佛古廟官方臉書專頁 The Facebook Page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2019a 2019柔佛古廟《亮燈儀式》[Johor CHingay 2019 Lighting Up Ceremon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653961415020644,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2019b 2019柔佛古廟《洗街／請神上轎1》[Johor CHingay 2019 Parade Route Cleansing/Inviting Deities onto Sedan Carriage1]。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784698591895370,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2019c 2019柔佛古廟《洗街／請神上轎2》[Johor CHingay 2019 Parade Route Cleansing/Inviting Deities onto Sedan Carriage2]。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809794866020479,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2019d 2019柔佛古廟《眾神出鑾1》[Johor CHingay 2019 First Day of Chingay1]。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1010408182496850,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2019e 2019柔佛古廟《眾神出鑾2》[Johor CHingay 2019 First Day of Chingay2]。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1099759396898157,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2019f 2019柔佛古廟《眾神夜遊1》[Johor CHingay 2019 Johor Chingay Night Parade1]。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2264314620279102,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2019g 2019柔佛古廟《眾神夜遊2》[Johor CHingay 2019 Johor Chingay Night Parade2]。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2264314620279102,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331536634159165,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19h 2019柔佛古廟《眾神夜遊3》[Johor CHingay 2019 Johor Chingay Night Parade3]。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815319808821031,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19i 2019柔佛古廟《眾神回鑾1》[Johor CHingay 2019 Last Day of Chinga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1103882029784409,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19j 2019柔佛古廟《眾神回鑾2》[Johor CHingay 2019 Last Day of Chinga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961397374049765,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0a 2020庚子年遊神盛會現場直播 亮燈儀式 [Johor CHingay 2020 Lighting Up Ceremon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119514196153810,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0b 2020庚子年遊神盛會現場直播 洗街 [Johor CHingay 2020 Parade Route Cleansing]。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2724981544275790,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0c 2020庚子年遊神盛會現場直播 請神坐轎 [Johor CHingay 2020 Inviting Deities onto Sedan Carriag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544568416414116,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0d 2020庚子年遊神盛會現場直播 眾神出鑾 [Johor CHingay 2020 First Day of Chinga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193337841747295,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0e 2020庚子年遊神盛會現場直播 眾神夜遊 [Johor CHingay 2020 Johor Chingay Night Parad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768492506893407,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0f 2020庚子年遊神盛會現場直播 眾神回鑾 [Johor CHingay 2020 Last Day of Chinga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247488952908310,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a 柔佛古廟2021辛丑年馬來西亞遊神直播 請神坐轎 [Johor CHingay 2021 Inviting Deities onto Sedan Carriag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482060466163200,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b 柔佛古廟2021辛丑年馬來西亞遊神直播 眾神出鑾 [Johor CHingay 2021 First Day of Chinga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1038808333281646,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c 柔佛古廟2021辛丑年馬來西亞遊神直播 參拜祈福儀式 [Johor CHingay 2021 The Worship Ritual]。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772728730289087,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d 柔佛古廟2021辛丑年馬來西亞遊神直播 五幫奉祀儀式 [Johor CHingay 2021 Rituals of the Five Dialect Group Associations]。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343247610441038,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e 柔佛古廟2021辛丑年馬來西亞遊神直播 眾神回鑾 [Johor CHingay 2021 Last Day of Chinga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2782151888689544,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f 2021柔佛古廟游神口號短視頻參與方式 [Participation to Videos of Chingay Slogan]。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710976542900360>,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g 柔佛古廟眾神巡遊現場直播同步平台 [Johor Chingay Live Streaming Simultaneous Platform]。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Johor.Ancient.Temple/posts/2646777412235534>,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a 2022壬寅年 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巡遊現場直播時段節目表 [Live Streaming Schedule of 2022 Johor Chingay Ceremon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Johor.Ancient.Temple/posts/2879003962346210>,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b 行宮防疫SOP [The Sop to Prevent Epidemic for Xinggong]。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Johor.Ancient.Temple/posts/2883971895182750>,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c 2022壬寅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巡遊 行宮亮燈儀式 [Johor CHingay 2022 Lighting Up Ceremon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483361340051035,

-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d 2022壬寅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巡遊 洗街 [Johor CHingay 2022 Parade Route Cleansing]。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274972651384539,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e 2022壬寅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巡遊 請神坐轎 [Johor CHingay 2022 Inviting Deities onto Sedan Carriag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345651527285424,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f 2022壬寅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巡遊 眾神出鑾 [Johor CHingay 2022 First Day of Chinga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1177422212793890,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g 2022壬寅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巡遊 遊神隊伍參拜環節1 [Johor CHingay 2022 Prayer of Blessing Ceremony 1]。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487290596304203,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h 2022壬寅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巡遊 遊神隊伍參拜環節2 [Johor CHingay 2022 Prayer of Blessing Ceremony 2]。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1004696027083405,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i 2022壬寅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巡遊 眾神夜遊 [Johor Chingay 2022 Johor Chingay Night Parad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1366724407081316,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j 2022壬寅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巡遊 眾神回鑾 [Johor CHingay 2022 Last Day of Chingay]。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2611367592341062,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k 柔佛古廟眾神巡遊現場直播同步平台 [Johor Chingay Live Streaming Simultaneous Platform]。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Johor.Ancient.Temple/posts/2887516938161579>,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容世誠 Yung, Sai-shing
 1997 戲曲人類學初探：儀式、劇場與社群 [The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Drama: Ritual, Theater and Community]。台北：麥田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莫家浩編 Bak, Jia How, ed.

- 2017 戰前報章有關柔佛古廟遊神文獻資料輯錄 [The Collection of News Reports Related to the Procession of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before WWII]。新山：南方大學學院 [Johor Bahru: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康豹 Katz, Paul R.

- 2011 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的功能 [Functions of Temple Cults in Local Society since the Late Imperial China]。刊於[In]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History: Religious History]，林富士主編 [Lin, Fu-shih ed.]，頁375-412 [Pp. 375-412]。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 [Taipei: Academia Sinica, Linking Publishing]。

莊仁傑 Chong, Henry Ren Jie

- 2016a 柔佛古廟遊神中的新山客家公會與感天大帝 [The Johor Bahru Hakka Association and Gantiandadi in the JB Chingay Festival]。全球客家研究 [Global Hakka Studies] 6：253-278。
- 2016b 雨傘式組織：以新山華人團體與新山柔佛古廟遊神為例 [Umbrella Org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and the JB Chingay Parade in Johor Bahru, Malaysia]。華人研究國際學報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 8(2): 49-71。
- 2019a 開埠故事的塑造與傳播：以新山華人社會為例 [Creating and Disseminating Establishment Storie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Johor Bahru]。歷史人類學學刊 [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7(2): 51-81。
- 2019b 新山古廟遊神考察：遊神中的地域與人群 [A Review on the Johor Bahru Old Chinese Temple's Procession: Place and People in the Procession]。華研通訊 [CMCS Bullentin 2019] 14: 2-7。
- 2021 甲必丹制度的現代變奏：以柔佛古廟游神為個案 [The Modern Variation of the Kapita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Johor Bahru Old Chinese Temple's Annual Chingay Parade]。民俗曲藝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12: 1-42。

張禮銘 Teo, Lee Meng

- 2013 柔佛地方史話 [Johor Local History]。新山：新山寬柔中學 [Johor Bahru: Foon Yew High School]。

張珣

- 2019 儀式與社會：大甲媽祖轄區之變遷 [Ceremony and Society: The Transformation o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ajia Mazu]。刊於[In]進香·醮·祭與社會文化變遷 [Pilgrimages, Sacrifice Offerings and Soc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謝國興主編 [Hsieh, Kuo-hsing ed.]，頁99-132 [Pp. 99-132]。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葉汶鑫 Yap, Boon Sing

- 2013 南洋柔佛華僑公所時代史料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aterials of Wah Kiew Kong Soh]。刊於[In]新山中華公會九十周年紀念特輯 [The Journal for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Tiong Hua Association of Johor Bahru], 頁420-440 [Pp. 420-440]。新山：新山中華公會 [Johor Bahru: the Tiong Hua Association of Johor Bahru]。

齊偉先

- 2018 台灣漢人民間信仰與新媒體：以臉書為媒介的宗教建構 [Han Taiwanese's Folk Religious Belief and New Media: The Religious Construction with Facebook]。刊於[In]媒介宗教：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 [Mediating Religion: Music, Image, Object and New Media], 林瑋嬪主編 [Lin, Wei-ping ed.], 頁267-301 [Pp. 267-301]。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新山中華公會和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編 The Tiong Hua Association of Johor Bahru and the Renovated Committee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ed.

- 1997 柔佛古廟特輯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新山：新山中華公會 [Johor Bahru: the Tiong Hua Association of Johor Bahru]。

新山中華公會 The Tiong Hua Association of Johor Bahru

- 2000 新山中華公會75周年紀念史料專輯 [The Journal of Primary Resources for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Tiong Hua Association of Johor Bahru]。新山：新山中華公會 [Johor Bahru: the Tiong Hua Association of Johor Bahru]。

蔡志祥 Choi, Chi-cheung

- 2011 模倣他者：以香港新界東北吉澳島的節日、儀式和族群為中心 [Emulating the Other: The Festival, Rituals, and Ethnic Groups of Kat O, North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歷史人類學學刊 [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9(2): 65-88。
- 2019 酬神與超幽（上）：香港傳統中國節日的歷史人類學視野 [Repay the Deities and Redeem the Spirits: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in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香港：中華書局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

潘醒濃 編著 Phua Chye Long

- 1950 馬來亞潮僑通鑑 [The Teo-chews in Malaya]。新加坡：南島出版社 [Singapore: Southern Island Press]。

蕭鳳霞 Siu, Helen F.

- 2003 傳統的循環再生——小欖菊花會的文化、歷史與政治經濟 [Recycling Traditio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s of South China]. 歷史人類學學刊 [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1): 99-131。

賴冠羽

- 2020 台灣網路上靈力實修現象之探討 [On Phenomenon of Spiritual Practice on the Internet in Taiwan]。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8視界新聞網 8world News

- 2016 About. 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8worldnews/about/?ref=page_internal,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1 柔佛古廟2021辛丑年馬來西亞遊神直播 五幫奉祀儀式 [Johor CHingay 2021 Rituals of the Five Dialect Group Associations]。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343259950439804,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 2022 2022壬寅年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巡遊 眾神夜遊 [Johor Chingay 2022 Johor Chingay Night Parad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2135263676626789,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Zero 圈圈

- 2022 2022白沙屯媽祖進香懶人包：日期時間、進香報名規定、線上直播網址、防疫措施 [A Brief Introduction for Baishatun Mazu Pilgrimage in 2022: Time, Rules for Signing Up, Website of Live Streaming, Rule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Cool 3C。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cool3c.com/article/176827>, 2022年8月8日 [August 8, 2022.]。

Ahern, Emily Martin

- 1981 Chinese Ritual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lland, Christopher

- 2005 Online Religion as Lived Religi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on the Internet. Heidelberg Journal of Religions on the Internet 1(1): 1-16.

Jekel, Marjon

- 2002 The Internet as an Interface for Japanese Religious Life. Etnofoor 15(1/2): 79-90.

Ke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 2021a Pecahan Kes Baharu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of Covid-19].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facebook.com/kementeriankesihatanmalaysia/photos/a.390879946236/10157763549381237/>. Accessed August 2.
- 2021b Pecahan Kes Baharu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of Covid-19].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facebook.com/kementeriankesihatanmalaysia/photos/a.390879946236/10157765429346237/>. Accessed Aught 2.

Kiniguide

- 2021 MCO 2.0- What You Can and Can't Do This Time. Malaysiakini.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58704> . Accessed August 2, 2021.

Kluver, Randolph and Pauline Hope Cheong

- 2007 Techn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 Internet, and Religion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1122-1142.

Krueger, Oliver

- 2004 The Internet as Distributor and Mirror of Religious and Ritual Knowledg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2(2): 183-197.

Krüger, Oliver

- 2007 Gaia, God, and the Internet: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 and the Utopia of Community in Media Society. *Numen* 54(2): 138-173.

The Straits Times

- 1908 Singapore-Kranji Railway. *The Straits Times*, February 22: 8.

Trocki, Carl A.

- 2007 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NUS Press.

Wolf, Arthur

- 1974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rthur Wolf, ed. Pp. 131-18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usof, Amir

- 2020 Covid-19 in Malaysia: List of Patients Who Have Recovered. Channel News Asia.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asia/covid-19-malaysia-list-of-patients-recovered-discharged-777971>. Accessed August 2, 2021.

莊仁傑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henryrenjiechong@ntnu.edu.tw

Changes in Religious Ritua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A Case Study of Live Streaming during Processions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2020-2021)

Henry Ren Jie Chong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spread worldwide since 2020. The pandemic has greatly affected large religious events that require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to attend in person and has caused some large religious events to adjust their rituals and go to live streaming. One instance of this is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In this paper, the rituals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between 2020 and 2022 serve as a case study, examining how religious rituals have changed as a result of the epidemic and live streaming.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how the power and rights of each participant in the procession have changed, and how the range of believers has changed.

As I observed, the rituals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in 2020 was changed only slightly because there were few cases of the Covid-19 in Malaysia then. However, the rituals in 2021 were transformed dramatically because the virus had by then spread widely in Malaysia, with the number of cases of Covid-19 reaching thousands a day during the time the rituals of the procession were going on. Believers wer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some parts of the ritual in 2020, although other parts of the rituals were not open to them. The rituals in 2021 were open to participation for the host and staff only. Believers were not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ion in person but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ituals by watching live streaming instead. Following the loosening of prevention policies in 2022, some rituals of the procession could be

resumed, but measures such as limiting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had to be taken.

There are three main changes in the rituals that have taken place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some previously important rituals have been further highlighted through live streaming, but some have been marginalized.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rituals have changed, the organizers still show their power through the rituals and live streaming. The owner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and the main host of the procession,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Johor Bahru, was expanded, but the power of other hosts, such as the five association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was reduced, and the power and rights of the general public/believers became even more limited. Finally, many people can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ion through live streaming, so the organizers directly included all viewers as believers, expanding the range of believers through virtual spac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cases in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but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in Johor Bahru was held outside of the regions of Greater China, providing insight into how Chinese religious activities outside of Greater China manifest local power and social order.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religion, power, and space can be seen in the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so that future discussion of religious space can further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the power they embody.

Keywords: procession of the Johor Ancient Chinese Temple, ritual, power, scope of believers, space
